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種

水心先生文集二十九卷

宋葉適撰

明正統十三年黎諒刻本

六冊

宋集別集
7071

重刊葉水心先生文集序



昔宋盛時以文章名家有廬陵
南豐眉山臨川數公者窮聖賢
之奧究道德之微故其爲文足
以繼漢唐之盛天下皆師尊之
南渡以來作者猶衆葉水心先

生其一也先生之學浩乎沛然
蓋無所不窺而才氣之卓越又
足以發之然先生之心思行道
於當時而見之功業不但爲文
而已也觀其議論謀猷本於民
彝物則之常欲以正人心明天
理至於求賢審官訓兵理財一
切施諸政事之間可以隆國體
濟時艱然未至於大用而道不
盛行今之所見惟其文而已豈
非可惜哉其論林栗一書有功
於斯道甚大時栗唱道學之說

欲竄逐文公善人君子皆惴懼
先生獨上書天子論栗莪邪請
加挫折以扶善類國家之本莫
大於是先生正直剛明嚴於善
惡之辯如此今去已遠而其言
存是亦可以不朽矣章貢黎諒

字公允早得先生之文讀之固
已起敬起慕然恨不得見其全
及爲處州府推官乃先生鄉郡
常行縣訪之士大夫得奏議記
序等作八百餘篇手自讎校分
爲二十九卷鋟梓以傳而屬直

爲序於乎先生之文豈直所能
知而亦豈待序而傳哉念今之
仕者於其分所當爲上之人之
所督責猶有不能盡其職而挂
於吏議若非其所當急則怠廢
可知矣公允於此文非其所急
也而知之深好之篤勤敏足以
有爲從容於政事之餘收輯而
刊布之使前之諸公有以繼後
之爲士者有所視法而興起尚
賢與善之意厚矣是可嘉也故
爲序而道之

景泰二年三月朔日榮祿大夫
太子太保兼吏部尚書泰和

王直

書

水心先生文集序

備衆文名一家言者在唐始著
前不多見也先生之作從壯至
老由今並古日邁月超神心窮
天地偉刻動海嶽翼然如登明
堂入清廟黻冕宗麗金奏而玉

應其光耀變化如驪龍翔而慶
雲隨也盛矣哉其於文乎粹矣
哉其於道乎蓋周典孔籍之奧
不傳左冊馬書之妙不續詩迄
常張騷降景宋華與質始判正
與竒始分道失其統緒久矣世
遂以文爲可玩之物爭慕趨之
騁馳以其力雕鏤以其巧彰施
以其色暢達以其才無不自托
於文而道益離矣豈能言易知
言難歟或者反之則曰吾亦有
道焉爾文奚爲哉夫子不云乎

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六藝非萬
世之文乎以詞爲經以藻爲繡
文人之文也以事爲經以法爲
繡史氏之文也以理爲經以言
爲繡聖哲之文也本之聖哲而
叅之史先生之文也乃所謂大
成也欲植傑木必豐其根欲濟
巨澤必濬其源文其澤木也學
其根源也學與文相爲無窮也
是果專在筆墨間乎集起淳熙
壬寅更三朝四十餘年中期運
通塞人物散聚政化隆替策慮

安危往往發之於文讀之者可
以感慨矣故一用編年庶有考
也昔歐陽公獨擅碑銘其於世
道消長進退與其當時賢鄉大
夫功行以及閭巷山巖樸儒幽
士隱晦未光者皆述焉輔史而
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門
人大梁趙汝諧序

余幼時

先君東臯處士以遺書一帙名曰策場標準集授諫
讀是書乃水心葉先生適在宋時所著也其忠君
愛國之誠藹然溢於言意之表惜乎前後亡缺脫
落有不可讀者嘗慕求全集竟不可得及余領鄉
薦授官栝郡先生乃郡邑龍泉人也後徙居溫之
瑞安嘗因公事詣邑訪求遺本無有存者間或得

一二篇或數十篇歷八載始克備有曰文粹曰葉
學士文集曰水心文集及余幼時所讀標準集者
其總目有四惟標準一集十七其七八公暇躬自
謄錄其各集中所作劄狀奏議記序詩銘并雜著
成篇章者得八百余篇編集彙次分爲二十九卷
其所著經傳子史編爲後集總名曰水心先生文
集繡梓以求其傳與四方同志共覽焉集中字義
脫落無可考者不敢僭補姑虛以待後之君子而
正之

正統十三年戊辰歲孟春望日處州府推官章貢黎諒謹識

水心先生文集總目

奏劄一卷

狀表一卷

奏議三卷

詩三卷

記三卷

序一卷

墓銘二十三卷

行狀 謚議 銘 青詞 疏文 卷

祭文一卷

書 啓 一卷

雜著一卷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前集

奏劄

章貢黎諒編集

上孝宗皇帝劄子

臣竊以今日人臣之義所當為 陛下建明者一大
事而已二陵之讎未報故疆之半未復此一大事者
天下之公憤臣子之深責也或不知所言或言而不
及皆非人臣之義也虜并兼強大而難攻故言者
曰當乘其機積久堅固而不可動故言者又曰當
其時夫究極本末審定計慮而識所施為之後先然
後知機自我發非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 今
日之率易苟且習聞卑論而無復振起之實意則固
以為必當乘機必當待時以緩歲月而誤大事是必

然矣且虜知其不可以羈制中原久矣黏罕之立爲
楚僞齊楚懶之還五路河南今酋之初又議割白溝
以南而定盟好蓋其本謀未嘗欲於河東河北之外
越而有之也顏亮雖威脅天下而北方起事以歸命
者固已係踵我之偏師雖浪戰無律亦能擣陜魏搖
關輔得其要郡而守矣然則虜之所謂難攻者豈真
難而不可動者豈真不可哉此姑未論可也方今之
慮正以我自有所謂難我自有所謂不可耳夫我自
有所謂難而不知變其難以從其易我自有所謂不
可而不知變其不可以從其可於是力屈氣索甘爲
退伏常願和好抽兵反戍拱手奉虜而暫安於東南
臣以爲此今日之大患所當先論者也 陛下感念

家禍始初嗣位尊兩淮理荆襄慰綏蜀道安集歸正
人立忠毅忠銳等軍教民兵弩手新城壁造器械講
馬政糴米儲貨處處積積臣誠愚陋竊計 陛下志
望廣遠中夜太息何止一事哉然而二十六年於此
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
沮之積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蓋其難有
四其不可有五臣請得爲 陛下條陳之夫重誓約
畏先事以金幣啗虜本 景德以來立國之素規耳
既隳於契丹復成於女真以至於浮海再三而謀夾
攻費數百萬以買空燕則又 宣和之所畫也故幹
離不之始至也不過責納張覓紛亂元約而已黏罕
復至又不過責悔割三鎮及間結余覩而已青城之

辱忍復陳之則又不過以爲當如誓書而已是三役者可謂覆滅天常神理不容之巨罪也然虜自以彼直我曲用兵有名而國家遂爲之包容垢恥恬受奇禍竄逐議臣降詔謝過建炎未和則祈請不絕紹興既和則絀損不較冊命行於至尊陪隸施於宰輔賴陛下威靈遠暢始得以匹敵往來耳置不戴之雖而廣兼愛之義自爲虜弱既已久矣陛下欲尚加回護陰俟他隙則憤怒未昭固不足以激使受命之士若流涕行誅顯示決絕而國信所藏典故具在亦恐天下之大義未足以易有司之常守此則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旣然矣而士大夫之論何獨不然故不以賊虜爲可怒而反咎平燕之不當不責

主和之致寇而反罪守京之非策棄三鎮則同議者皆是割大河則簽書者不疑至於秦檜遂行其南自南北自北之論湯思退從而效之徹守弃地開門納敵幾危於隆興之初王之望尹穡翁然附和更爲務實黜虛破壞朋黨趨赴事功之說相承至今况守已撤矣地已弃矣和親成矣尚何實之可務何事功之可赴哉雖然此猶小人之論耳至若爲奇謀秘畫者則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則止於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則止於固本自治高談者遠述性命而以功業爲可略精論者妄推天意而以夷夏爲無辨小人之論如彼君子之論如此陛下欲詢衆謀則流言成市互爲廢興若斷以獨志則慮之不盡事難

輕發如此則議論之難二也女真方之前世非勁虜也然而童貫逃師於始至种師道玩寇於被圍李綱失守於太原李回掃迹於河上黃潛善不知南渡杜充未戰迎降趙鼎持重迄無定筭張浚經畧屢致奔潰此皆 國家付託委心腹之大臣也賢佞雖異敗事豈殊 陛下適覽往策當艱難鼎峙之時豈無傑材異稟克就勲績者乎今環視臣前者後者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論議者誰乎其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厲期望者誰乎以奔趨官簿爲開閣以勾校朱墨爲詳練能縛一姦民遂自許爲有智能斬一黥卒遽自負爲有勇其懷利尚同毀傷善類陰塞正路謀以力據要津者充滿內外 陛下欲倚賴此

徒責驥足於蹇步固無可言若出意收拾拔於度外則又孟浪欺謾無足憑仗此則人材之難三也 國家規模特異前代本緣唐季陵夷藩方擅命其極爲五代廢立士卒斷制之禍是以收攬天下之權銖分以上悉總於朝上獨專操制之勞而不獲享其富貴之逸故內治柔和無狡悍思亂之民不煩寸兵尺鐵可以安枕無事此其得也然外網踈漏有驕橫不臣之虜雖聚重兵勇將而無一捷之用卒不免屈意損威以就和好此其失也論者方偏樂安靖以爲寧靖康之事未聞我有一城一邑敢爲叛命而坐視胡虜長驅深入惕息待死屠戮之慘與五代何異則得

失之筭豈不明哉夫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故李綱請裂河南爲藩鎮范宗尹嘗割邊面爲鎮撫皆隨以廢格 陛下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力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其所動搖關係至重豈得易言此則法度之難四也雖然是四難者特其精華景象而已計其事實又有甚不可者焉古者以民爲兵不以兵爲民因事以養兵以待事兵聚則求戰不聚則不敢戰今食錢自日一百以上家小口累仰給於官國力不供而常有饑寒之色是以兵爲民也北方無事二十餘年終不解甲是養兵以待事也養兵如故和親亦如故是聚兵而不敢戰也合營屯

廂禁見卒至六十萬群校貴將廩祿無筭外虛州縣內困 朝廷蓋兵以多而遂至於弱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一也昔固有以之財爲患矣未有皇皇汲汲取之無度如今日之甚者也自漕司造船督府犒軍而酒價十倍和買折帛行而民有二賦免後錢起供而役法弊鹽袋錢增添而鹽筴盡頭子勘合免丁牙契無不增錢而州縣之間益以苛碎大抵經總制錢爲州之害月播板帳爲縣之害而四蜀折估青草水脚對減激賞隔槽名色其患苦又爲特甚天下之錢歲入於官者八千萬緡而支費常不足蓋財以多而遂至於乏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二也夫誅討仇賊修立大事使不愆素是人主宰相之任也

整挈綱目振舉小治使不失時是百官群有司之任也未有以百官群有司之任付之吏胥而能治者今自檢正都司六部列屬以及寺監皆綱目之所在也受守吏手能否莫辨賄賂公行關節交市民寃不直事滯不決小治若此况大事乎盖不信官而信吏使之然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三也夫以官聽吏疲奘之名人情之所避也然而不免焉何也 國家以法爲本以例爲要其官雖貴也其人雖賢也然而非法無決也非例無行也驟而問之不若吏之素也斲而居之不若吏之久也知其一不知其二不若吏之悉也故不得不舉而歸之吏官舉而歸之吏則朝廷之綱目其在吏也何疑夫先人而後法則人用法而後人則人廢不任人而任法則官失職而吏得志矣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四也法雖用矣人雖廢矣然人材之定品孰堪爲某官孰不堪爲某官孰宜爲小孰宜爲大其可用之實猶在也今也任職則以人爲可廢擇官則爲人之餌學科舉掛名蔭計級而取循塗而進無不可爲者何賢何不肖何君子何小人之有哉庶恥日缺名實日喪風俗大壞而不可救盖不任人而任法之弊遂至於不用賢能而用資格耳此舉天下以爲不可動者五也是之謂不特四者精華景象之難變而五者事實之尤不可動者也夫國是難變議論難變人才難變法度難變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動財多而乏不可動不信官而信吏不

可動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不可動故期之以功名而志愈惰激之以氣節而俗愈媮右列未能登進勇爵而儒生或以見薄爲愧信臣未足承接密旨而外庭或以見疎爲疑公卿大夫私竊告語咸以今之事勢舉無可爲者姑以羨身甘食老身長子自足而已豈非今之實患深害一大事之殘賊者歟沿習牽制非一時矣其利害當講其虛實當明其是非當斷其廢置當決不講不明不斷不決陛下之志雖欲有爲將何所恃而獨行哉一世之人維繫手足塗塞耳目失正性矣豈知君仇之當報而爲陛下盡死力哉臣故曰二十六年於此終未能奮發明詔有所舉動者積今之所謂難者陰沮之積

今之所謂不可者默制之而然也然則其難者豈真難乎其不可者豈真不可乎蓋自古人君有雖居天下之尊位而不得制天下之利勢以卒於無成者矣陛下則不然以陛下之聖之武之勤之明博學遠覽絕識獨睿漢之宣帝光武唐之太宗皆不及也講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陛下所爲耳大議成立則國是之難者先變矣陛下之國是變則士大夫議論之難亦變矣群臣之在內者進而問之在外者舉而問之其任是事者親用之其不任是事者斥遠之則人材之難亦變矣變國是變議論變人材所以舉大事也其所當順時而增損者某事耳非輕動而妄更易也則法度之難亦變矣四難既變則兵

以多而弱者可使少之而後強也財以多而乏者可
使少之而後裕也然後使官與吏相制而不制於吏
使人與法相參而不役於法使賢能與資格並行而
不屈於資格皆無不可動之患矣期年必變三年必
立五年必成二陵之讎必報故疆之半必復不越此
矣臣故以為機自我發而非彼之乘時自我為而何
彼之待者也若置而不論因而不改則我之所謂難
者直難矣虜豈復有易攻之機我之所謂不可者真
不可矣虜豈復有可動之時亶之廢亮之殞幹魯之
叛皆彼之機也我何乘焉彼之時也我何待焉臣故
以為率易苟且習聞卑論綏歲月而誤大事者也臣
晝誦夜思審觀天意稽考人心十五年矣今日始得

對清光發緒論 陛下加聽之願反覆詰難以究其

始末非獨臣之幸天地 祖 宗之靈所以望於
陛下也

上 光宗皇帝劄子

臣恭惟 陛下始初臨御思深慮遠曾未旬浹遽詔
中外之臣各以其言疏列來上誠欲治之主正本始
之先務也臣不敢汎濫條奏苟應故常惟 陛下必
留聽焉臣聞古之號為賢君者必能先明所以治其
國之意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知病所在鏟剔根
柢不憚改為則雖已衰復興垂敗復成終必得其所
願而後已不能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因徇姑息隨
目前之苟且望他日之遠大錯施雜用精神不應文

理差舛久而無驗心志怠忽則雖已興已治之餘衰
亂出焉况欲求其興且治乎所謂當先明治國之意
何也蓋當微弱之時則必思強犬當分裂之時則必
思混并當讎耻之時則必思報復當弊壞之時則必
思振起當中國全盛之時則必思維持保守當夷狄
賓服之時則必思兼愛休息先視其時之所當尚而
擇其術之所當出不可錯施而雜用也堯舜三代莫
不皆然秦漢以還可稱之君暨我本朝藝祖
太宗聖人迭起積其勤勞奮其勇智功隆業鉅垂裕
來無何嘗有迷其時而誤其術者哉陛下以臣之
言視今之時則其時果當何尚而其術果當何擇歟
豈以為微弱而當思強大分裂而當思混并讎耻而
當思報復弊壞而當思振起歟抑以為中國全盛而
當思維持保守夷狄賓服而當思兼愛休息也無乃
當微弱分裂讎耻弊壞之時而但處之以中國全盛
夷狄賓服之勢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而欲庶
幾乎強大混并報復振起之功歟治道之象微而難
知臣雖至愚竊論今日之事恐其由前之時而處
以後之勢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補馮雜醫不能
起疾禾莠雜種迄靡豐年此所謂治國之意當先明
者也誠先明其意則國之所是可斟酌而定議論趨
向可審詳而決課功責效可歲月而待臣昧死願論
今日之未善者六事皆治國之意未明之故何謂未
善者六事今日之國勢未善也今日之士未善

也 今日之民未善也 今日之兵未善也 今日之財未善也 今日之綱紀法度未善也何謂今日

宣和

之國勢未善請即漢唐之興衰以攷見 靖康之始末漢中衰也為王莽所篡尺地一民非諸劉之有矣然其人心猶未潰也故光武以宗室疎屬至與乞食之飢民聚謀協力卒以誅莽而盡復漢業者二百年唐自天寶之後大亂相乘盜切名字跨據藩鎮者接踵加以世有內患日就衰削亦以其人心猶未潰也故猶得專主行其命令盡羈縻其土宇者百五十年不至於播遷不復而使中原遂為左衽也國家 宣和 靖康之變雖曰小人造孽力取幽燕貪功不靖激成禍亂然三鎮雖割而其民未嘗願降

也京師雖陷而天下未嘗有變也虜雖以威立張邦昌劉豫而奸雄未有崛起而與我抗者也 建炎巡

幸遠至温台從衛隆祐分適洪贛川陝處置自為扞禦三方阻隔不相聞知然臣民奔走愛戴無異平日及劉豫再犯江淮兀朮復取河南震動陵逼自以為豕突之勢莫之敢校然將士周命首尾麇擊豫以退卻而兀朮大敗卒甘心而求盟焉自是 宣和之末至 紹興十年之後凡二十年之間中國實無潰叛之形也然終不免於罷兵增幣分裂南北以和寇讎大則無東漢戡復之勲小則無晚唐羈縻之政何也此臣所以深疑當時治國之意未明於微弱分裂離耻弊壞之時猥用維持保守兼愛休息之術柄鑿不

合矛盾相戾畏而安之佐成其鋒以致此也自是以
來幾二十年顏亮兇狂離其巢窟跳躑一戰鼓聲所
震常潤之屋瓦幾無寧者當是之時我方過於防慮
豈敢謂其真送死乎然而胡人篡之華人叛之卒殞
其首於是中原響合殆將百萬而我以素無紀律之
兵聲勢不接猶能所向有功是中國雖名屬彼而實
未嘗潰叛於我者如故也自是以來休而息之受虜
而不敢愛中原者又幾三十年矣歲月雖已遠長老
雖已亡號令雖已絕然而臣揆之天理驗之人心察
之事勢雖有名屬彼而實未嘗潰叛於我者猶在也
陛下盍先明所以治其國之意而斟酌國是於此乎
且夫微弱者必思強大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是

也分裂者必思混并秦晉隋之力爭 藝祖 太宗

之無敵是也雖耻者必思報復夏少康越勾踐漢武
帝唐太宗是也弊壞者必思振起秦孝公周世宗是
也豈昔之能斟酌國是於此而今有不能乎若曰業
已然矣吾獨奈何又曰天不悔禍吾其敢逆事之未
立則曰乘其機也不知動者之有機而不動者之無
機矣縱其有機也與無奚異功之未成則曰待其時
也不知為者之有時而不為者之無時矣縱其有時
也與無奚別然則用後之術而欲求前之功治國之
意終於未明而 今日之國勢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 今日之士未善自古國家苟嘗不以
任賢使能為急歟然而以意行事以人勝法者乃

今日之所諱也故事之曲折無不諉法習而行之吏
胥所正士大夫媿焉幸時無事將迎唯諾自可稱職
而賢能遂至於無用矣其無用也故今之修飾廉隅
者反以行見異研玩經術者反以學見非志尚卓犖
者反以材見嫉倫類通博者反以名見忌是豈世之
惡賢能歟賢能之無用勢有以激之也錮於朋黨沉
於卑賤老於蔽冗何不可者然而臣竊怪其說無用
於世矣而風流日以墜失士俗日以頹敗官無素望
人無定品諸路無平時之帥群僚無充事之員卒疇
踣蹙而且以乏財為患者何歟豈其既以為無用
而可以抑遏又以為有用而不可磨滅歟然則以為
有用而不求其實而收之以為無用而不思其弊而

救之者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
日之士未善也 陛下蓋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
於未明則今日之士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
謂今日之民未善三代之養民臣猶未敢言也若夫
漢當文景之際則公私有餘武帝則蕭然耗矣江左
元嘉之政其盛衰亦然蓋民之富貧專繫其用兵之
多少矣自 紹興之中年及 乾道淳熙將五十年
中間用兵一二年爾亦可謂少矣民之富州縣之寬
宜與文景比而今獨柰何民力最窮州縣最困歟試
即士大夫而問今天下之縣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
歟其不可為者十居八九矣又試即士大夫而問今
天下之州曰某可為歟某不可為歟其不可為者十

居六七矣又問其不可爲者何事歟曰月椿板帳爾
總制上供爾歸正人官兵俸料爾又問民力之所以
窮者何說歟曰役法爾和買爾折帛爾和買而又折
帛爾然則國家有休兵之實過於文景而天下被用
兵之害甚於武帝何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
明而使今日之民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
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民亦終於未善而無所
復論矣何謂今日之兵未善古人之兵以宿師爲拙
以聚屯爲病不敢別異於民而特養之雖特養之不
多數也一朝有事菽樵其食料簡其民雖少而未嘗
不勝者厲而使之也今之特養者將兵禁兵宿兵世
世坐食總其成數斯不少矣古人之兵患未得此數

爾固足橫行於天下又有特養之大者御前之軍屯
駐四處鑄兵買馬截撥綱運貲力竭矣然而上下徇
徇皆曰兵不可不養也屈意仇讎堅守盟誓行人歲
遣賂貨空矣然而內外怵惕又皆曰兵不可用也不
知兵既不可養而何以反不可用歟統副非人腹削
廩賜卒伍窮餓怨嗟流聞議者又以爲就使用之終
不可以致其死命也不知既不可用而徒養之又何
以徒養之者爲累歟然則昔人之能厲其兵雖少而
必勝今日之以兵自累雖多而愈弱者何歟臣所以
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兵未善也 陛下
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兵亦
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何謂今日之財未善財之

善者不曰米粟布帛取於民力之所有與及主制浸
廢運漁監推酒茗以佐用度然終不盡利而亦不盡
以金錢責其下之所無雖少而不得不足者蓋亦未
至於一切肆行而不顧也今之茶監淨利酒稅征推
何其浩大歟雖漢唐極盛之時盡一天下之輸曾未
能當今三務場之數其又有浩大者歷總制錢強立
窠名從而分隸和買白著折帛折變再倍而取累其
所入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入既若是出亦如之蓋常
倉卒不繼相視無策遂印兩界會子而權之者有年
數矣不知取錢之多既若是而何以卒歲擾擾反憂
不足歟今天下幸欲暫安於無事而徒以是錢爲患
也設更有事其一切不顧而取之者又將覆出歟夫

昔者不敢盡取雖少而猶足今日不顧而取之雖多
而猶匱者何歟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
今日之財未善也 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
終於未明則今日之財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
何謂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昔之立國者知威柄之
不能獨專也故必有所控持之不可盡用也故必有
所縱三代以上星分綦布悉爲諸侯其自居者千里
而已此非後世之所能然猶堅植其四隅倚之捍禦
封崇其險阨示以形勢至於對立鼎峙雌雄所爭則
必隆其委任多其分畫豈無外重生奸跋扈致寇之
患哉歷代相承莫之或變蓋非不欲其密而亦不能
不使之疎也然則盡收權變一總事機視天下之大

如一家之細孰有如 本朝之密者歟嗚呼 靖康之禍何爲遠夷作難而中國拱手歟小臣伏死而州郡迎降歟邊關莫禦而汴都摧破歟今猶弗之悟也豈私其臣之無一事不稟承我者爲國利而忘其讎之無一事不禁切我者爲國害歟豈其能專而不能分能密而不能疎知控持而不知縱捨歟此臣所以深疑治國之意未明而使今日之紀綱法度未善也陛下盍先明之乎若治國之意終於未明則今日之紀綱法度亦終於未善而無所復論矣恭承明詔念軍國之利害不能究知生民之休戚無以自達法或不宣於俗或事不便於時臣固以爲無大於此六者矣然而當先明治國之意而已不先明治國之意使

此六者本傷於未壞心蠹而枝披支離漢教而臣之議論無所復用矣誠先明治國之意則臣今所論特其目耳源流汗漫變故萬端非兼攷古今不能盡其理非並知難易不能通其變非獨悟良策不能操其決非豫覩成效不能待其久也 陛下不以臣之愚試留聽焉誠欲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則固當視今之時 陛下以爲今果何時歟果微弱歟則意固在於強大矣果分裂歟則意固在於混并矣果離耻歟則意固在於報復矣果弊壞歟則意固在於振起矣在陛下審觀熟察而已然則謂今之時爲中國全盛夷狄賓服者臣恐其名託之而實非也謂治國之意當維持保守兼愛休息者臣恐其形似之而實謬也在

陸下果斷改爲而已臣伏觀 壽皇聖帝在位二十八年英武剛健勤勞恭儉整厲臣工變移風俗大志未酬親授 陛下舜禹之美二典所載若帝之初何以過焉 陛下嚴祗寅畏足以膺受付托仁恕溫厚足以慰答俟望虛心無我足以容受正直廣覽兼聽足以照臨欺蔽至公寡欲足以杜塞僥倖長駕遠馭足以招徠英傑於此而先明所以治國之意又何難哉譬之行天下者在所問津而已干紀 旒宸無任恐懼

上 寧宗皇帝劄子嘉泰三年

臣聞欲占國家盛衰之符必以人材雜合爲驗昔周文武身致多士作而用之順上天命最爲長久召康

公爲成王賦卷阿之詩言求賢用吉士其興託淵然以深其旨意汰然以長不以美而以戒其詞曰鵲鵲王多吉士惟君子使媚于天子又曰鵲鵲王多吉人惟君子命媚于庶人夫上媚天子下媚庶人不以抗犯爲能而以順悅爲得此豈有諂曲之意存乎其間哉忠信誠實盡公忘家惟以國之休戚問憂樂不以己之曲直校勝負故能上爲人主所信下爲百姓所愛蓋人材合一之時和平極盛之治其效如此非末世所能及也往者 陛下初嗣大寶臣服在百僚悃當進對輒不自已竊嘗申繹卷阿之義爲 陛下獻天啓明聖德意開廣志慮日新銷磨黨偏秉執中道人材庶幾復合和平可以馴致臣疾羸殘日覩斯

事不勝感嘆臣聞治國以和爲體處事以平爲極和
如庖人之味焉主於養口而無酸鹹甘苦之爭也使
猶有酸鹹甘苦之爭則非和矣平如工人之器焉主
於利用而無痕跡節目之累也若猶以痕跡節目爲
累則非平矣故善調味者必使衆味不得各執其味
而善制器者必能消衆不平使皆効其平人臣誰無
有己惟明主能使其忘己仁宗初年嘗有黨論至和
嘉祐之間昔所廢棄皆復前洗不分彼此不問新舊
人材復合遂爲本朝盛時臣久病積衰已絕榮望
區區之愚所期人臣忘己體國銘心既往圖報方來
如子事父無有怠竭職任所係畢智陳力分守所嚴
極忠盡敬不私一身以自殉而與公家相爲先後如
此則下知和平之實義上享和平之實福遠追文武
近法仁宗以無媿於卷阿之詩 陛下財幸

劄子二

臣病苦餘日 聖恩垂憐使轉漕湖外守符泉南今
又特蒙收召入奏之初有兩處職事不敢不陳愚慮
臣採湖南士民之論以爲二十年來歲雖熟而小歉
輒不耐地之所產米最盛而中家無儲糧臣嘗細察
其故矣江湖連接無地不通一舟出門萬里惟蕙
有礙隔民計每歲種食之外餘米盡以貿易大商則
聚小家之所有小舟亦附大艦而同營展轉艱難以
規厚利父子相襲老於風波以爲常俗其不耐小歉
而無餘蓄勢使之也故每遇小歉閭里不能自相給

惟仰州縣賑救城市之民青黃未接食於常平者十
家而九此事諸司當任責而漕司爲一路通融有無
之處其責尤重然湖南漕司歲計所入甚少比江西
繞十之三四比湖北繞十之五六曾不足以支本司
一年之經用向者團簇大軍錢數多總司所取不盡
可以通借故不自覺而反冒富厚之名自大軍錢爰
減舊額總司按籍盡取積以歲月坐致漏底今漕司
索然窮匱者五六年矣除湊足交頭之外每遇新舊
交易使者與屬官聚議搏手無以具接送之費臣此
乘之諸郡小歉雖先事講求荒政終不能有所捐貸
爲諸司之倡去歲祁陽蔣圈十借糧作過守令張皇
一時駭動幸而就擒欲出少米以哺之力不能及竟
閔然而止臣以爲一司事力殫乏至此平居不足以
自存萬一水旱急難辜負任使利害不細臣每念漕
司所得屬郡財賦久失定規不可復取本司當自擇
其間利源與州縣百姓不相得宜制定規有則可以
參酌施行者以漸經理庶稍有所作爲萬一水旱急
難百姓指準之地此誠一路之急政不可忽也臣頃
雖熟計不敢奏陳蓋初始既難而臣方病昏不能勝
任今有通練敏達之士授以意指俾之講求許其自
行無使貽害足以爲一路之預備寬九重之顧憂豈
不幸甚

劄子三

臣切以泉南素有樂郡之名與他州異蓋上供皆承

平常賦過取殊少起輸以產錢定入橫費不多吏畏民不輕出今民愛吏思其遺化每示蠲放不知督迫郡計所入僅僅無餘比因更易頻仍通約歲終當欠四萬餘緡臣將去官百方補湊元交之數極爲費力若更積累日月竊恐所欠愈甚昔之已放不免復取一切之政既行吏民交相恨望樂郡之名自此不可復得矣臣仔細考究乃有本州合得財賦逐年循習不加整會者二事其一南外宗子等請受錢準元降指揮轉運司與本州各應副一半今照嘉泰二年計支一十三萬餘貫而轉運司自淳熙十五年止應副四萬八千餘貫又增撥漳州有名無實者其實每年只取惟二萬一千餘貫而已其米價錢轉運司合撥

一萬五千貫近年只應副一半三項截日計虧少本州錢四十二萬三千餘貫其二本州遞年代爲宣信建昌邵武四郡發納上供銀一萬五千六百餘兩四州軍部合應副本州衣絹絀等自減半之後通計五千五百餘匹綿七千餘兩惟信州取足而陳惡不堪三州軍每年計虧三千二百餘疋積欠絀價至五十九萬八千餘貫臣以爲此二事於一郡非小故也且轉運司以合應副之錢委之本州使自陪備以困民力其理豈得穩便况三州軍士上供銀本州每年兩限起發不敢違欠銖兩而三州軍坐視不還使本州自擘畫衣綿支散官兵於義安乎蓋轉運司於本州爲所部官吏雖常伸懇不敢取必而三州軍彼此列

郡不相統臨坐視積欠遂至百餘萬緡自應然爾自
非守臣開折利害達於 聖聰而 陛下惻然主張
特發 聖訓厥弊無由可革欲乞 睿旨轉運司須
管照元降指揮今後每歲應副本州一半宗子米價
等錢並令支實價不將有名無實者糖柱充數以致
欠折其三州軍上供銀并本州衣絹今後並令各自
措置所有以前積欠却與盡行豁除如此則本州歲
實可省三萬餘緡守臣更加搏節以補不足度幾已
放者不至復取一切之政亦未遽行樂郡之名可以不
不失仰稱 陛下加惠泉民之意

上

寧宗皇帝劄子

開禧二年

臣聞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以就強者興 陛下申

命大臣先慮預筭思報積恥規恢 祖業蓋欲改弱
以就強矣臣宿有志願中夜感發切謂必先審知今
日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如
此則弱果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臣將博陳極論而
事濶語長誠恐久留天聽臣每念契丹累世大國也
女真乃以數千人挺闔而天祚無戰不北遂至於亡
以勢而言當是時我疑若可以分功者然終不得一
逞而盧溝之役累世軍實皆殲焉何至此哉又况西
兵我之勁卒也方臘猝叛声搖汴都諸將提偏師俘
臘無遺種矣渡江以後扈衛艱難誅剪盜賊大抵西
兵西將之餘也夫契丹以燕遼全盛之力而滅於女
真崛起之兵我以關陝驍悍之師而敗於契丹垂盡

之將然則宣和強弱之勢斯可識矣自是以來京城則陷中原則失維揚則渡江會稽則航海十年之間未有能與女真抗者也其後虜興逆臣劉豫迫我不已激而思應於是我始能勝於大儀又勝於李家灣又勝於順昌拓臯而虜始與我定和矣顏亮兇狂自殞而我始能以敵國自立矣夫虜以敗殞而後和雖和而猶不失為雄我以應久而後勝雖勝而猶不敢盡用然則紹興隆興強弱之勢又可驗矣今欲改弱以就強移迫動應久之兵而為問罪贖與之舉作東南幸安之氣而摧女真素銳之鋒此至大至重事也誠宜深謀誠宜熟慮宜百前而不惜不宜一卻而不收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人或謂虜已衰弱虜有天變虜有外患休輕勇試進之計用龐勳武直上之策姑開先釁不懼後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隆興之所不敢此至險至危事也臣願陛下先定其論論定而後修實政行實德變弱為強誠無難者在所施設如何爾取進止

劄子二

臣所謂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者臣伏覩建炎紹興渡江之後非不欲固守兩淮襄漢而虜人衝突無常勢不暇及既議和好則收兵撤戍已有定約又不取謀故淮漢千餘里常蕩然不自保也今雖分兵就邊稍圖外向然我既能往彼必能來是時淮漢守備不全倉猝不過移治而專倚大軍迎敵勝負不可知

要必扼江而後止如此則往者未足以係西北之望而來者已足以搖東南之心矣本朝外攘豈願內擾萬一搖動將何賴焉故臣欲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做家計牢實自守虜雖擁衆而至阻於堅城彼此策應首尾相接藩牆禦扞堂奧不動然後進取之計可言矣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一也四處御前大兵國家倚以爲命歲費緡錢數千萬米斛數百萬東南事力盡矣譬如亭子所賴四楹一楹有闕累及三陲無獨全者臣慮其間統副將校人馬器甲營伍隊陣進戰退守必然未能一一皆是若今所委付果已得人尤宜曉夕用心事事警策件件理會若其人未當則利害甚多伏惟 陛下審之重之此兵幾三十

萬未可便望一可當十十可當百但一人真有一人之用淮漢能守此兵能戰數年之內制虜有餘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二也圖此大事莫先人材陛下比年首以大義倡率而在廷之臣和者極寡此未必皆怯懦首鼠不肯任責也亦由積安之久素所不習耳聞目見茫然生疎昔宇文粹中論京城守具白時中自謂事非經歷則不知而况兩陣決機有大於此乎今天下亦非無智意材力願得自効若淮漢千里果當固守四處大軍果當精練四方之才隨其小大宜付一職使之觀事揆策以身嘗試習熟漸久方能捨燕安而樂麤澁易脆腐而爲堅強勁虜在前行者思奮此臣所謂改弱就強實政之三也至於

朝廷之上封域之內綱紀法度號令賞罰黜虛從實
條目至煩然總先是三者則其餘可次第舉矣取進止

劄子三

臣所謂行實德者臣竊觀 仁宗 英宗號極盛之
世而不能得志於西北二虜蓋以增兵既多經費因
乏寧自屈已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樁之
錢所在充滿紹聖元符間拓地進築而歛不及民熙
豐舊人矜伐其美然陳瓘譏切曾布以爲轉天下之
積耗之西邊邦本自此撥矣於是蔡京變茶鹽法括
地寶走商賈所得千五萬內窮奢侈外熾兵革宣和
之後方臘甫平理傷殘之地則七色始立燕雲乍復
急新邊之用而免夫又與自是以來羽檄交馳曾取

之自大者十數而東南之賦遂以八千萬緡爲額焉
多財本以富國財既多而國愈貧加賦本以就事賦
既加而事愈散然則英主身濟非常之業豈以貨財
多少爲拘近者國用置司偶嘗警飭武備之際外人
但見立式太細鈎校甚詳不能無疑謂將復取巨獨
以爲不然何者名實不欺用度有紀式寬民力永底
阜康此詔書也兩浙鹽丁既盡免矣方以寬民而何
至於復取乎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一切會
計而總覈之其理固當然臣謂國家之體當先論其
所入所入或博足以殃民則所出非經其爲蠹國害
矣今經總制月輸青草折估等錢雖稍已減損猶患
太重趁辦甚難而和買折帛之類民間至有用田租

一半以上輸納者貪官暴吏展轉科折民既窮極而
別縣亦不可為矣以此自保懼無善後之計况故規
恆宜有大賚之澤伏乞 陛下特詔大臣使國用司
詳議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積費裁節宜免
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不須對補便可蠲除小民
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寬息之實 陛下修實政於上
而又行實德於下和氣融浹善頌流聞 所以能
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者也改弱以就強孰大於
此凡此皆其大要而已 陛下不以臣為愚且迂敢
不自竭而詳陳焉取 進止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一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二

前集 章貢黎諒編集

狀表

安集兩淮申省狀

右逐一開具在前外然其間利害曲折亦復不少某
切照去歲虜入兩淮所殘破處安豐濠盱眙楚廬和
揚凡七郡其民奔迸渡江求活者幾二十萬家而依
山傍水相保聚以自固者亦幾二十萬家今所團結
即其保聚下流徙者雖不能盡在其中大約已十餘
萬家矣其流徙者死於凍餓疾疫幾殫其半而保聚
之民亦有為虜驅掠而去者散為盜賊則又不在焉
度今七郡之民通計三十萬家和議未定室廬不成

就便和議有定其短長之期又未可知此三十萬家者終當皇皇無所歸宿蓋淮上四戰之場虜敵往來之地民生其間勢固應爾然自古立國未嘗不有以處之也無以處之則地爲棄地而國誰與共守設使今歲邊報復急此三十萬家者又將奔迸流徙而喪其生乎春秋戰國之時畫國而守大爲城邑小爲壘壁百里之國皆有邊面自非暴君苛政其民未嘗散之四方兩漢以後裂爲南北中原不令有先效百年人在戰地各自爲家養生送死老子長孫未嘗有闕彼非苟以自守不肯輕棄其鄉安能如此自唐以後至於本朝以和戎爲國是千里之州百里之邑混然一區煙火相望無有扞蔽一旦胡塵猝起星飛雲散無有能自保者南渡之後前經逆亮之禍近有僕散揆之寇累世生聚一朝蕩然故其昨於國家營度規恢之初以爲未湏便故且當於邊淮先募弓弩手耕種邊三十里之地西至襄漢東盡楚泗約可十萬家列屋而居使邊面牢固實虜人不得踰越所以安其外也蓋漢唐守邊郡而安中州未有不如此者也今事已無及長淮之險與虜共之惟有因民之欲令其依山阻水自相保聚用其豪傑借其聲勢縻以小職濟其急難春夏散耕秋冬入保大將懸城郭諸使總號令虜雖大入而吾之人民安堵如故扣城則不下攻壁則不入然後設伏以誘其進縱兵以擾其歸使此謀果定行之有成又何汲汲於畏虜乎所以安其內

也夫徒手搏虎以幸其斃一夫之勇也一夫之勇未必驗而一夫之怯其為驗也矣矣為天下者不以天下之大而就一夫之勇故某願朝廷以謀困虜以計守邊安集兩淮以扞江面使淮人不遁則虜又安敢萌窺江之謀乎故堡塢之作山水寒之聚守以精志行以強力少而必精小而必堅毋徇空言而妨實利則今日之所行與漢唐之屯田六朝三國春秋之壘壁彼各有以施之不相謀而相得故也夫五照會指揮施行

定山瓜步石歧三堡塢狀

某昨蒙差兼江淮制置專措置屯田被命之始即嘗深念以為今之屯田與昔不同夫省運就糧分兵久駐磨以歲月待敵之變此昔日屯田之常計也頃自虜寇驚騷淮人奔迸南渡生理破壞田舍荒墟十郡蕭然無復保聚今之所急在於耕其舊業而復其所常安守其舊廬而忘其所甚畏爾豈得以昔日之常論冒行之乎故某逐急且於江北創立三堡先作一層今三堡既就流民漸歸所宜招徠安集量加賑恤今於東西一二百里南北三四十里之內其舊有田舍者依本住坐元無本業隨便居止其間有強壯者稍加勸募給之弓弩教以習射時命程試利以賞激度一堡界分內可得二十家為率萬一虜騎今秋再至隨處入堡與官兵共守此今日經營之大畧也至於屏蔽江南防把口岸則其說尤長敢不盡布愚

愜其去歲忝綴朝列首建防江之議繼來建康攷詳前後案牘無非葺治戰艦布列岸兵栽埋鹿角釘設暗樁開壘溝塹計步而守數里而屯皆元勳故老之已行謀臣策士之素講雖其間用之有利不利然終未有能捨此而特立者也况某晚進末學何所能爲不過守舉舊事期於無闕而已如鹿角暗樁之類去歲論者固嘗指爲兒戲及扣其別有何等別又寂無所言某猶謂厲人心而堅守阻大江而自固則如前數事亦豈不足以立功至十月之末急遣人渡江以億萬計江南震動衆情惶惑一日有兩騎僞效番裝躍馬江岸相傳虜人至矣濟江之舟斫纜離岸檣楫失措渡者焚舟覆溺數十百人某始嘆息曰是真不足賴也今雖岸步有寨江流有船鹿角暗樁數重並設溝塹深闊不可越踰其如人心已搖誰與力拒萬一虜兵果至彼皆棄之而走爾所以建炎紹興之間兀木輩未嘗不徑渡江南如逆亮之不得濟而殞者幸也於是始捐重賞募勇士渡江北劫虜營石跋定山上下凡十數往返取其俘馘係纍以報江南奮氣見者賈勇而人心始安虜亦由此卷甲遁矣然後知三國孫氏常以江北守江而不以江南守江至於六朝無不皆然乃昔人已用之明驗自南唐以來始稍失之故建炎紹興不暇尋繹爾然渡江之兵苦於江北無家基寨無所足故石斌賢之徒不能成大功宣司嘗急呼封益明王益欲令將兵策應和

州竟閔嘿而止今石跋則屏蔽采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歷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首尾聯絡所築皆是故基磚石猶在今各堡無
事之時只以五百人一將戍守常加修葺勿使廢壞
收聚居民與之為主今岸渡繁會自成市井若萬一
有警言乞從

朝廷即令各堡增募一千人照吐渾等仗並與幫收
總領所請給隨堡防守教閱諸州禁兵抽摘二千人
以九月至并於防江効用內摘那千人各堡二千五
百人并堡塢內外居民二千家之勝兵者或臨時旋
行招募亦各二千人各堡通爲四千五百人相共守
把然後令制置司以八九月別募精勇敢死士千人

厚幫請給以待劫寨焚糧直前搏擊之用蓋堡塢之
成於防江有四利往日江南列營五萬人去歲亦不
下三萬而民兵不預然止可坐食而守敵果窺江責
其不走固已難矣而况進戰乎何者虜在北岸共長
江之險兵衆騎多而吾軍之氣已奪矣今堡塢既立
虜有所忌固不敢窺江就使來窺江南岸兵膽氣自
生志力得展使之前進無所畏怯一利也雖有各處
戰艦然虜已在江岸或聲言奪船徑渡或實爲造舟
之勢我之舟師往往不敢放出比岸勝負未決旁觀
膽落憂恐萬端今堡塢既成虜縱在江北我有應接
之利或近岸排列千弩並發或捨舟登岸乘勢擊逐
二利也至於海舟風帆八面便利捷疾尤在舟師之

上然迫虜於岸而收全功者其勢易俟其入江而決
死鬪者其勢難今堡塢既成有易無難三利也戰艦
甲士虛閑舟中擁戈坐觀從昔病之無策可治令舟
得便利人無虛設四利也便虜果忌堡塢為彼之害
或擁大衆志在必取今石跋瓜步近在江津定山去
江纔三里爾我以戰艦海舟為江中家計強弩所及
虜人腹背受敵自投死地理在不疑脫若虜人畏而
不前置而不問盡力攻擊江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
遜我以堡塢全力助其襲子或形其前或出其後制
勝必矣此堡塢之利所以為用力寡而收功博孫氏
六朝以江北而守江南能立國於百戰之餘者非幸
也歟也故其欲因屯田堡塢之立收兵民雜守之用
屏蔽江面先作一層使江北之民心有所恃而後
來不復求渡騰突紛擾貽亂江南次第入深因夫險
要用其豪傑見團結山水為寨者四十七處此於官
司之力無緣周遍特借以聲勢使自為守春夏散耕
秋冬入堡蓋孫氏六朝保固江淮之成規非充國先
零棗祇許下之謂也不然則南北並爭之際無歲不
有兵革淮人豈能屢逃屢復以自瀆於流離死亡也
哉某自去冬憂悸熏心舊疾之外復增新病背病半
年呻吟宛轉自有改兼江淮之命不敢辭避力疾督
趣成此三堡其間條目極有未盡而其竊證既成不
能扶持忍死以待畢事豈勝懼伏乞
朝廷速賜選擇總練通古老於智謀之士前來建

康糾剔其妄作疎濬之失改尋前史規畫鎮密之舊克集功緒以究遠圖某不任祈扣之至所有定山瓜步石跋三處堡塢圖本并四十七處團結山水寨居民戶口姓名帳策謹隨狀繳申伏乞指揮施行

辭免華文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狀
次對之職爲選甚高曩沾留都雖嘗假館退甘窮巷固已黜幽恍歲月之屢遷何夢寐之敢及七十既至一再控陳但得歸休便爲止足豈意矜憐於粹委曲陶鎔特昇新除復還舊物然而竊尋故實兼考前文惟必諧告老則或容過與以示恩今猶使奉祠則安得因閑而冒受夙夜自震驚靡遂伏乞俯諒微誠特賜敷奏寢免華文閣待制忘命只以本官依舊宮觀不越常分庶幾少安無任踴躍俟命之至

辭免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狀
聞命殊常省躬震越蓋臣子年耄而食貧上所矜閔則爲之改祠賦祿所以示恩也至於超進職名寵光榮耀將以爲勸則非德進而業廣不在茲選某頽齡暮景貧病交迫伏蒙至仁曲加憐念特昇祠官所具祗服恩私俯僕拜受無敢後矣恭惟先帝大訓華閣祕藏學士爲直最爲清近而其志行凋落閣學空輝性與年律材隨老盡儻若貪食亦冒處不知自司是敢聖朝溢予之過而非所以爲勸也伏望鈞慈特賜敷奏令其止仍舊職寅奉新祠所有寶謨閣直學士恩

命乞賜寢免不勝俟命之至

辯兵部郎官朱元晦狀

臣聞臣等嘗君父之言必以實非其實而敢告者惟私意之是徇而忘君父之高不可欺者也臣竊見近日朱熹除兵部郎官未供職聞而侍郎林栗急劾去之士論恠駭莫測其故蓋熹素有文學行誼居官所至有績因深思不敢仕 陛下差熹江西提刑使之奏事熹越趨辭避終未敢前迨既罷去 陛下趣熹入對用爲郎官人知 陛下進熹有漸無不稱慶忽爲栗誣奏逐去衆議所以洶洶不平臣始疑之以爲衆何故至此得非熹果有事外人不能知而栗獨得其實以告 陛下也 陛下差熹劾奏熹文字傳達中外臣始得以始末參驗然後知其言熹罪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而遂忘其欺爾栗雖貴而近臣雖賤而遠然臣子之於君父大義一也烏有栗以熹不實之罪欺罔君父之前而臣忍不以實陳於 陛下乎 栗言熹改自稱私計非便只欲回就江西提刑已受省劄不肯赴部供職臣聞熹既受除郎官省劄即時遣回江西提刑司接人客將兵卒等皆已辭去其時朝士有候熹者皆共見之熹以脚疾發動不任下床遂申尚書省乞給假俟痊安日供職是栗謂熹只欲回就江西不肯供職者非其實也 栗言熹四司郎官廳印記不肯收受推出門外令送長貳緣長貳不合收管郎官廳印記臣再令送還仍加鑄諭既能出入宮門上

發奏事并通謁宰執臺諫即乘轎入部供職良不爲
難燕卽官印記難以棄擲在外慮有失去其朱熹堅
執不從臣爲貳卿不能率屬致其偃蹇拒違君命實
負慚德所有印記無所歸着不免令四司人吏抱守
終夕至于達旦且臣聞熹未對之前脚疾已作當對
之日偶然少止對下之日後與宰執臺諫相見脚疾
痛復劇既申尚書省祇受恩命止乞給假供職適會
歇泊旬休未及將上所有郎官印記熹既未供職豈
可受乎熹已申省乞給假矣雖欲聽栗鑄論而扶曳
供職可乎卽官未供職以前印記合是何官收掌此
正長貳之所當知其可推以委熹乎是栗謂熹不受
印記偃蹇拒違君命非其實也栗又言熹本無學術
徒竊張載程頤之緒餘以爲浮誕宗主謂之道學妄
自推尊所至輒携門生十數人習爲春秋戰國之態
妄希孔孟歷聘之風繩以治世之法則亂人之首也
臣聞 朝廷開學校建儒官公教育於上士子闢家
塾隆師友私淑艾於下自古而然矣使熹果無學術
欺人何用仰之果有學術欺其由與從之者非欲強
自標目以勸人爲忠而守者乃所以爲人材計爲國
家計也惟蔡京用事諱習元祐學術曾有不得爲師
之禁令粟以諸生不得從熹講學爲熹之罪而又謂
非治世之法宜禁絕之此又非其實也粟又言熹欲
索高價妄意要津傲睨累日不肯供職以爲作僞有
不可掩夫粟逆深熹之用心而暴揚之此非臣之所

得知也臣所得知者熹以今月初八日除郎十一日
再爲江西提刑栗之劾熹當三月初九初十爾相去隔
日之間而栗以熹累日不肯去職是栗急於誣熹而
不自顧其言之非實也栗又言 陛下愛惜名器館
學寺監久次當遷郎官者只令兼權其視郎選亦不
輕矣而熹乃輕之兵部郎官本係大宗丞計衡兼權
以熹之故移計衡於都官而以兵部處熹所以待熹
亦不薄矣而熹乃薄之臣聞 陛下明詔曾任監司
知縣者始得除郎其事久矣學館寺監雖久次而未
嘗歷知縣監司則不可兼權豈得謂其當遷郎哉差
除之際那換闕次移衡用熹熹何德焉是又栗急於
誣熹之罪組織其言語足其文爾而不自顧其言之
非實也栗又言職制者 朝廷之紀綱熹既除兵部
在臣合有統攝乞將熹新舊任並且停罷臣聞唐左
右丞進退即官矣本朝故事未之或然惟臺諫彈劾
有停片之請給舍繳駁有寢罷之文至于六部寺監
舉劾其屬必曰乞行迴避微其文婉其義所以重臺綱
尊國體也今熹得爲栗之屬尚未供職而栗望風劾
之且兼有給舍臺諫繳劾百官之例何哉栗以職制紀
綱劾熹而先自亂之是職制紀綱非其實也凡栗之辭
始末參驗無一實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
最甚利害所係不獨朱熹臣不可不力辨蓋自昔小
人殘害忠良率有指名或以爲好名或以爲立異或
以爲植黨近創爲道學之目鄭丙倡之陳賈和之居

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粗能操守
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爲善爲玷闕以好學爲已愆
相爲鈞距使不能進從旁窺伺使不獲安於是賢士惴
深中材解體銷聲滅影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殆如喫菜
事魔影迹犯敗之類往日王淮表裏臺練陰廢正人
盖用此術此於 陛下彰善懲惡封殖人才以爲子孫
無窮之命者其損不細矣栗爲侍從就其蹇淺無以
達 陛下之德意志慮示信於下而更襲用鄭丙陳
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爲大罪文致語言遂去一熹
自此游辭無實讒口橫生善良受禍何所不有臣伏
見栗恥不得與朝號之議遂爲樂堯之說而人知其橫
怒詳定所人更執覆遂請罷局而人知其專而况我
匪風聞古有常守今又苟恣一身之很悞不畏君父
志高明公形無實之言願逐知名之士 陛下原其
用心察其旨趣舉動如此故以何誠不可不預防不
可不早辨也臣去冬蒙恩面對論一大事有四難五
不可之條其說至長未獲究竟方齋心滌慮以俟
陛下反覆詰難庶幾竭盡愚衷今以即官去留何至
上封事誹謗徒涖宸慮哉盖見大臣以下畏栗兇齟
莫敢明辨積在厲階將害大體爾伏願 陛下正紀
綱之所在絕欺罔於既形無惟其近惟其賢無惟其
官惟其是摧折暴橫以扶善類奮發剛斷以慰公言
國家之本孰大於此臣不勝效忠思報之至干冒宸
嚴伏地待罪

淮西論鐵錢五事狀

臣竊見近歲私鑄鐵錢散漫江淮公私受弊人情搖動其事多端幸蒙 朝廷不惜厚賞特與改換始得寧貼臣昨在蘄州目見利害詢採吏民頗爲親切今暫領兼司所當隨時補緝務使淮人迄臻安靜謹具奏聞其事有五一日開民間行使之路二曰責州縣關防之要三曰審朝廷稱提之政四曰謹諸監鑄造之法五曰詳冶司廢置之宜何謂開民間行使之路始初鐵錢不分官私民間不辨好惡得錢便使自禁私錢百姓懲創賣買交關文文揀擇或將官錢指爲私錢不肯收受或只要一色樣錢謂如舒斬人各只便本監字號錢之類或只要新鑄官錢且免揀擇民旅持錢買物一貫之中常退出三四百至以米穀他物自相酬准城市尚可村落尤甚緣此行用艱難物貨稀少朝廷禁斷私錢本要流通官錢若官錢方更疑惑豈得穩便臣近以乾道同安蘄春大冶宿松漢陽定城新舊諸樣官錢釘板印榜曉諭民間令其從便行使亦立私錢樣令揀選不用令各州簽聽官委諸縣釘樣於都保又別差官親至村落委曲勸喻欲其耳目接熟用錢不疑須待官錢流通物價復舊方見禁斷私錢之利在臣本路已逐一如此施行其淮東湖北臣目所不見未知如何近因還司過斬口鎮鎮民詣臣稱揚真泰州凡紹興熙元年二年蘄春監所鑄錢皆嫌麤惡揀退不使臣尋令拆辯揀擇其字

文模糊尤甚十居二三見已關會諸處別議措置然則揀釋用錢人情不甚相遠兼既有新舊諸錢并私錢色樣不一曾經揀換錢文牴牾若不於行使地分明加告報終恐向後用者疑惑臣不敢作治司發生兩路州郡欲乞自朝廷降樣行下永遠照使要令村落僻遠認識不疑民旅交易流通無礙如此則既擾之精神可以收回人亦知收換之實利矣何謂青州縣關防之要兩路先後立限收換私錢往東多而淮西少雖緣禁有遲速之故然積累數年委有許多私錢別無歸着其當與收換則一爾今已於限內申報盡絕而舊色私錢尚頗散在民間或限內齎赴不及出限不可投換或貫百少可無力投換或富人收藏意圖此時禁弛復得行用既各盡絕難郵其餘然市錢用之中常有夾帶所幸民間識認擇出不要其新鑄私錢間有三兩文到市上者茲民窺伺豈肯遽已自禁戢以來號令紛紛爭爲嚴峻或令五家結甲或令旬申有無私鑄巡尉以捕捉入衙敗獲治經由透漏沿流常要巡緝津渡皆須搜邏吏人甘伏決配官負當俟朝典臣檢照舊事及不任承準申明雖皆已遵守覺察然終未得關防之要必行則誣告羅織獄訟繁興汎行則便同文具姦宄仍在臣近令各州簽廳官責屬內廂巡地分都保等處專一禁止行使私錢之家旬具委無行使私錢結罪類申本司只此一令不必繁多但要行之堅久私錢無用私鑄自息此

雖治司職事亦但可施之本路欵乞朝廷指揮於行
使鐵錢州郡除照官錢色樣從便流通行使外並要
本州月具更無行使私錢文狀結罪申尚書省蓋欵
必無私鑄其說難信欵必不使私錢其事易遵况經
收換朝廷爲民之意已足如有違戾懲治大吏一人
自然震聳用命如此則令簡而可行實而可以久矣何
謂審朝廷稱提之改始作鐵錢非要添此一項泉幣
蓋專以絕銅錢滲漏之患爾銅錢過江北既有鐵錢
以易之矣鐵錢過江南亦必有銅錢易之可也今爲
銅錢地而不爲鐵錢地事不均平豈行法以來偶未
之思歟故江北自行鐵錢之後金銀官會無不高貴
富商大賈財本隔礙而淮旁之民只是往來兩岸洲
夾之內銅錢異用風波滯留便已盤費消折安居雖
久仍舊凋疎淮人歎息以爲朝廷緣銅錢之故致令
江北不得自在空懷抑鬱無與上聞近戶部建明權
作兩淮交子百萬通行沿江州郡仍許入納淮人若
驟得此數行用稍廣目前利益但臣採其土俗之論
以爲月日稍久流轉不行必有減落百陌之憂將爲
店鋪停塌之利若要稱提得所義理均平當使鐵錢
之過江南亦如銅錢之過江北皆有兌換之處兩無
廢棄之虞於江南沿江州郡以銅錢會子中半或一
分銅錢二分會子直行兌換鐵錢計其所收或料撥
付總領所或仍換銅錢則可以減諸監歲鑄之額或
付兩淮和羅積積馬料修城則更不支降交會亦於

朝廷初無所失淮人知鐵錢過江有兌換之處自加
貴重商旅之在淮南者亦不敢輕賤鐵錢則金銀官
會及其他物貨自當低小如此稱提雖行鐵錢可以
經久無弊若恐鐵錢過江兌換者多自合量宜博節
但要存此發泄一路而已何謂謹諸監鑄造之法臣
切詳與監以來所鑄鐵錢其輕重薄厚精粗大小略
為相等就中淳熙七八九年中間斷春監所鑄字畫
精細輪廓堅明比於諸錢又為精好十五六年以至
紹熙元二則頓成麤惡習久生弊勢亦宜然昨鐵
冶司急欲取勝盜鑄者遂翻新樣四季別為字文舊
重四斤十二兩今增為五斤八兩新錢比舊大幾一
輪臣竊以錢文宜一輕重大小宜均則民聽不疑行
用不惑季別一樣自鑄工不能記憶民間何由辨認
而又新錢特大形迹舊錢常人之情喜新厭舊所以
有只要新錢之說豈可舊錢遂成無用又特大者自
為貫辨則可行使分開互用串聯不合巨細視之新
錢刻畫麤大其實不如舊錢用鐵雖多錢體不重但
加比驗自可分明兼熙自淳熙七年至紹熙二年上
半年同春兩監通鑄過四百餘萬貫七年之前及他
監所鑄又未有數目前公私行用官中自應保護舊
錢其新錢但當鈐束監匠盡工鑄造深鑿末年之弊
必如初鑄之精而已若徒翻樣增鐵以自別異深所
未可故湖廣總所近有申請以新舊官錢不同未敢
通用正謂此也臣已行下諸監只以斷春監淳熙七

八九年錢樣爲準務令精好更不添兩數及四季翻
樣欲乞更賜駁裁庶幾民聽不疑新舊一等何謂許
台司廢置之宜臣竊以臣僚初議專置鐵冶一司是
時私鑄熾盛鐵錢流入浙西內地駭愕專官講求誠
合權道乃其方略禁姦摧遏鋒銳雖傷猛驟亦中事
機今觀台司陳請三十餘事皆已施行矣然終是論
建太廣行移東濕至使諸司乖戾州郡掣肘人心驚
疑異論蜂起自有各路監司任責指揮人情少安方
敢向前措置此臣所親見也事變之來動以靜勝不
在張皇其後台司亦自畏縮雖已得旨者多不果用
且如舒蘄兩監並鑄之政舊責守臣其增造減工槩
惡生弊走弄文罔支用自由當職官吏固宜熱罰爲

治司者但當督察稽考總其大柄而已取而自鑄遂
致怨咨以爲破壞兩州事起倉猝至於碎置幹官檢
踏創造解字營房列屬徒多控制州郡况鐵炭中賣
處處增足非比銅坑苗脉須要尋求坐食端閑冗仗
無用以臣所見私錢既蒙朝廷收換若民間照樣行
使則官錢通流州郡嚴禁夾帶則私鑄止絕鑄造並
遵舊法而新舊錢不疑稱提出於均平而江南北如
一逐路自有監司任責則提點江淮湖北空令取會
迂回更乞聖慈與宰執商量數月之間合與未合結
局協於權制不爲贅疣塞希恩僥倖之門杜貪功紛
亂之意靜治不擾准人自安臣謬蒙恩選委所有愚
慮不敢不言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俟命之至

蘄州到任謝表

始從參幕無最可書驟借專城以恩被錄對寵靈而甚願誤竒委以知難中謝伏念臣頃隸太常承乏傳士方壽皇襲行舜禹之舊當陛下祗見祖宗之初頗預討論嘗叨奉引何幸清明之上獲綴末班乃緣貧悴之餘自求外補遠役忽棲於故楚浮家幾遍於長川恭惟駕御豪傑之時兼有收挽孤寒之道遂令試郡課以治民江黃之間山澤相雜素號僻左本極貧虛屬因淮南行鐵以來暨乎蘄口置監而後陰仰官鑪之美不勝爲治之煩浸用驕奢無復繩矩所以檢覈增鑄禁絕私錢畏兩文銷折之多市井至於晝閉取十年工本之數軍庫爲之頓空解紛旣難任責良重將欲布宣國家拊循之德奉行監司督察之威稍安人情麤給經費懼非尋拙所克堪勝茲蓋伏遇皇帝陛下詳於使臣察於知遠東摧疎賤卽爲守望之親磨厲鈍頑收其敏達之効輯和邊圉培壯本根臣敢不因時所宜以靜爲福日計不足雖無毫髮之功心力未窮尚答乾坤之造

除淮西提舉謝表

素抱迂愚自投閑散責之禦守試事淺而未酬就俾按行忝命優而難稱中謝伏以久令一使兼總三臺屬昔荒殘在權宜而當省於今舉關蓋吏道之滋繁重以鐵冶之司旁制江湖之遠通幣泉清雜之過幸朝廷收換之恩而錢之官私尚難辨其真偽鑄有新

舊致徒分於愛憎人心交疑物貨浸少茲為大慮所
貴周防譬之琴瑟既解而更張然膠柱之譏猶在如
彼馬牛不安於乘服則駭輿之患當思臣暫領蘄陽
未彰善效弗諳淮土早動鄉情敢以章句之諸生輕
叨金穀之劇選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順時除弊因
事討論不惜厚費以解詿誤之窮愁不變本謀以消
姦非之階禍臣祇承德意遵用寬慈察部之條視身
為律倘刑罰可損而事以底定則威靈所被而民用
通寧

除太府卿淮東總領謝表

既莞錢米又知甲兵本乞漫游更叨煩委中謝伏念
序遷學校固慚課業之荒唐內迫家門重困食用之
寡薄一貧殆不可忍屢請期於必從然而辭專居卑
陳力就列視古為訓於退則宜今乃升寄卿班示厥
號名之寵預聞軍政制其財賦之權猥用榮章被之
弱質若夫此地爰自積年務場壞而經常之蠲大虧
綱運弊而濕惡之糧亦匱口累日重者近憂而已兵
民俱困則遠患若何況於由細入麤以輕馭重忽當
警急無異承平國其選擇而使能臣姑冒昧而就祿
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勤勞初載謹審外防謂臣粗
讀古書合更時務因其欲斂截湖海之上且復令周
旋戎馬之間臣敢不事貴經通身先損節必吝出納
是為有司之常苟逃曠瘼終返腐儒之舊

謝除華文閣待制提舉兩京嵩山崇福宮表

昭示眷留未即野人之賤寵還舊職復參近侍之榮
姓名已沒於朽陳命賜忽超於新特伏念臣資朴疎
信已之學乏進趨合變之能昨一內忝論思浸成遠
忤暨乎外專屏扞又負憂虞迄無顯効於盛時固合
冥心於暮齒若乃羸扶短策緩駕卑車追憶悔尤濫
軒裳之非據自嗟衰耄指林壑以言歸惟賴天度并
涵皇明隱燭獲從容而善退保優佚之令終至於躑
躑往愆寂寥久廢因茲告請遂由軫於深慈悉與盪
除俾再通於禁籍尚糜素廩仍躡真游爲幸則然非
願敢及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躬秉上德化幾恭和
馭臣以貴爲初美俗在寬之用哀憐末路蓋欲補其
前修矜恤老窮不忍失其故步竊仰鴻施有如神功

臣身未殞而年徂志空存而力盡雖曰負重受恩之
地然而莫知報國之方顛越是期兢慚罔措

謝除寶謨閣直學士提舉鳳翔府上清太平宮表
帝典近而易遵皇居親而愈切趨踰次對啓沃前旒
顧漸衰邁之蹤難副知憐之厚必以鑒觀治忽審擇
後先大化所覃右文爲盛歲奎圖之府建自太宗直
學士之官置從景德逮茲列聖並煥鴻名分命諸儒
遞升華序博達今古從容規諷之間先識幾微補報
職業之外臣力耕朽壤勤鑿枯泉空有胼手胝足之
勞曾無曝背食芹之獻忽進陪於閣職復嚴奉於仙
靈淺陋則多潤色奚賴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同天
造化與世範圍萬物覩聖而作新一毫皆上所成就

存留宿舊閔惜餘殘非必選賢示將假寵臣敢不寅
恭異數夕惕茂恩待滿今祠終償晚歲乞身之願試
尋末學少殫平生致主之忠

湖南運判到任謝表

肩選擇於久閑之日享矣曷翦拜恩除於尚病之時
羸而難任陳情未察恭命勉行中謝伏念臣愚過特
深自量尤審一昨賜歸於窮舍即甘息望於榮塗惟
君父之矜憐不衰與朝廷之記錄常在甫頌祠庭遽
錫州麾雖許控辭終蒙注意遂出重湖之節假以灌
輸之權示欲必行嚴為期會臣子供奔走之職何敢
屢違穹蒼亟覆蓋之私所宜仰戴載馳梓暑綿涉脩
程既達置司奉將降指然而臣灾屯合聚痾恙侵凌

形質至於變移心慮從而昏奪累年沉痾藥備嘗
曾微除愈之期僅有蘇醒之覺故人玩於存省惑疑
無他醫工莫知主名可謂異疾今有事任於一路不
為少非長布其四体無以堪若姑以疲憊臨之則何
但鹵莽而已更虞闕敗上累生成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法帝堯之知人致文王之多士考於已試
寧使勿欺採其舊聞責以來效故令廢惰玷此光華
臣敢不銷屢威以周下情立實信以觀遠俗視殘軀
之可力傾盡而為儻宿疾之或平靡捐以報

除祕閣修撰謝表

諡疾丐歸將待休於一壑疏恩寓職乃增重於三湘
衆之所榮臣以為忝中謝竊以典修中祕肇自政和

必湏資歷之多號稱館閣之舊屬厭時望積累外庸
不虛論撰之名始副掄除之實伏思臣者素謂畸人
雖早汙於清班亦濫墜於煩使施已深而未報福
遽過以挺灾坐閱寒涼再徂歲閏及此扶行而問俗
幾成尸素以具官惘惘於簿書之程區區乎醫藥之
事空抱膏肓之苦莫克砥磨迄何辜髮之勞可當衰
序飾朽株以丹青之美登醜石於珪瓚之叢凜然無
堪躡是異數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至公衡聽兼愛
曲成憐其拙疎若在所取不緣孤外而有送遺使之託
身文字之林掛名奎壁之次煥矣昔資燁其寵草臣
末路幸逢矢心銘激悵沉疴之縈薄未測頽齡恐綿
力之支離弗酬大造

除工部侍郎謝表

未散沉憂徒抱不天之恨迄緣終制冒參掌土之
聯再竊身榮永辜親養中謝伏念臣昨承君命而趨
走遠惟蒙禍之悲傷當其冥迷仍復顧省雖云順變驚
日月之不留強使復常恍形神之非昔記憐俯逮命
召趨行賜先見於延和歸舊班於起部沐浴膏澤之
美殆異餘人生施枯槁之恩有愈造物而臣摧殘故
步損耗宿心豈無激昂之思滋甚衰遲之迫益稱銖
失難課近功一憶十忘何裨末誼但積徊徨之媿莫
知退避之方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龍德顯行乾剛
獨運慈而求助添以圖終拔臣寡特之中與銷迎附
察臣憂患之後多自創憇回視此生之幾何常懼接

忠而靡及滄溟善下或堪消勺之輸穹昊蓋高尚謁
公微之告

除吏部侍郎謝表

甫越兼旬遽移冠部昇之華劇增以事權中謝伏念
臣素弱而不能自強無材而願出人下乃欲安分匪
云執謙胥疏退惰之中功名絕紀蹇產病昏之後意
樂全銷天許會逢上命親近從冬鄉而陪獻納考地
貢而修虞衡外耀恩榮內藏拙守於臣何所不足愧
臣無以仰承今也超六聯之清高司右列之銓序効
職既重責成必深用名已浮計實安有耳目暗記夙
宵隱憂此蓋恭遇 皇帝陛下有拔士之志明以好
賢爲大德馭下極稱亭之審待臣循理分之宜位著

所嚴等威自辨臣蕭然二簋不勝禮樂之陳眇矣一
金豈在範鎔之列雖勸平凡之操曷酬卓異之知

除知建康到任謝表

內參從橐之華外付帥垣之重蓋人以爲寵而臣之
所憂中謝伏以行宮蒙高宗臨御之頻建鄴爲六朝
都邑之舊感時雖遠撫事尚存義執仇讎安得不君
今而思古慮先根本則豈容忘實而徇名藩牆初鏡
於掃除堂奧遽煩於備警江流回繞遂將數里而屯
民力空殫必也計丁而役募市人至萬數閱水艦且
千餘欲以歲年之規責於旬月之近自憐憂患復苦
病昏忽被趣行罔知攸措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
訓武克天施地生觀衣袂濡曳之交所宜戒懼誦彙

土綢繆之句尤在恩勤臣敢不悚惕以預防俯循而夙具視身衰謝已無欲速之心憑國威靈願附不爭之勝

代薛端明上遺表

臣聞不可移者有生之定數不能泯者將死之遺忠尚忍須臾願殫悃幅中謝伏念臣奮身孤遠逢世熙平孝宗聖德愈新超居諫職陛下大明始照擢忝從官荏苒歲年驅馳中外諭上指於師漕未和之際宣國威於漢虜既隙之餘書殿陞華政途竊寵深漸非據不敢冒當迄荷條慈許從晚退巖棲冗處未嘗不戴於堯天氣盡形銷無復再瞻於舜日入冥已迫懸闕空多伏望皇帝陛下法泰道之裁成體乾行之變化灼見物則不失義理之中審知治原當以仁慈為本永膺大寶益邁昌圖

除華文閣侍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謝

皇太子牋

於禮有稽宜併今祠而賜免以恩未聽反叨舊次而重居猥以凋殘蒙茲化育伏念某不能則止既老當休已積處於退閑更求全於晚末故官何在初無昨夢之尋陳迹都忘杳若歸雲之靜坐迺與憐遐遠回念沉淪因再請之至誠煥一綸之新渥涇舟詠雅猶存飛躍之餘舜閣垂文復紀賡歌之盛稀闊喧於里社疑信雜於朋友血氣既衰雖云在得日月其逝終將奚為恭遇皇太子駿下惟德而譽時髦秉道而

參國命內稟密訓備諸多士之長外穆周行靡失一夫之用以其昔忝班列之久不使驟從農圃之游某敢不勉竭類年溫理幼學庖廩有繼莫酬素食之勞扈衛無功益媿榮名之忝

受玉寶賀表

恭覩詔書元正日受玉寶者天運重來國寶再得感深昔念喜甚今逢中謝恭以聖宋一道相承九有率俾琢瑀信璽膺受隆圖西祀東封借曰著神休於炳炳繼志述事于以見孝德之兢兢變或隱而難防理無往而不復竊何止於陽虎獲廼自於蒙人憬彼遠夷慕仁風而願獻特因方鎮轉誠意以上通兼陳樣冊之文益彰篆籀之實以至初秦永昌之刻我家備物之珍殆無或遺靡不具在亶明德而密護近假手以回還 皇帝陛下師古以治身奉先而續服何食息不存於祖業曾斯須敢怠於孫謀宜上穹之鑒臨挈東州而歸附敬致邦符之舊光昭帝命之新群碎會同有司枚進江淮延頸望基本之常安關洛傾心想恩榮之遍及

受玉寶賀牋

副禘是御洪惟內治之彰明玉寶來歸信矣外戎之助順慰滿民望契合天心中謝恭惟 皇后殿下德靜而方仁潤以澤綬黃赤以受璽文與帝同服澣濯以儉躬志先婦道宜致家邦之慶聿觀符瑞之還喜協宸衷薦孚郊廟臣欣逢盛典陪阻近班趙璧金回

無復間行而衣褐魯寶再得尚堪泚筆以書經

申省乞致仕狀

某伏自帖念初無藝能濫塵科目往備使令之偶乏
猥超涯分而已多効職茂聞捫心內愧今既七十餘
景不長素有氣疾眩暈拘迫近尤畏寒澁縮慘慄咳
嗽隨聲涕淚交下倦憊晏月瘦悴羸殘視養將息固
無久存之理伏乞矜憐特賜敷奏許令致仕儻或垂
逝之年猶保可全之節異以歌詠太平之樂仰酬君
父難報之恩不勝感激俟命之至

再申省狀

某伏準省劄奉聖旨不允者上恩隆而未許誠不計
其歲年下情迫以再干敢自違於經律伏念某小而
怯懦長益病昏方當盛壯之時已無血氣之勇論建
常慚於迂闊事功奚有於毫分况今老至而衰心意
銷索目視耳聽皆贖眊之餘手拘足攣非奔走之具
惟欲乞身暮景得謝明朝粗希知足之風不爲學者
之愧伏乞俯加矜惻特賜奏聞許令就今年致仕漁
樵故物復還山澤之臞耕鑿遺民永被乾坤之造不
勝銜荷激竊俟命之至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前集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法度總論一

欲自為其國必先觀古人之所以為國論者曰古今
 異時言古者常不通於今此其為說亦確而切矣雖
 然天下之大民此民也事此事也疆域內外建國立
 家下之情偽好惡上之生殺予奪古與今皆不異也
 而獨曰古今異時言古則不通於今是擯古於今絕
 今於古且使為國者無所斟酌無所變通一切出於
 苟簡而不可裁制矣故古今異時之論雖不可廢然
 臣有獻於此願 陛下深思之蓋 陛下之欲自為
 其國者必將因其已行襲其舊例聽其已然而不加

振救之術以日入於積壞則不可謂之自爲其國苟
爲不因已行不襲舊例不聽已然而加之以振救之
術則如之何而可必將以意行之以心運之忽出於
一人之智慮而不合於天下之心則其謀愈謬而政
愈踈矣故臣所謂有獻於此請 陛下先觀古人之
所以爲國夫觀古人之所以爲國非必遽倣之也故
觀衆器者爲良匠觀衆病者爲良醫書觀而後自爲
之故無尼古之失而有合道之功且古之爲國具在
方冊而已其觀之弗難也 陛下幸進臣而教之指
數策畫不終朝食而古人爲國之大槩森然見於目
中矣 陛下深覽太息作而深惟以斷自聖志則不
待食頃而所以自爲其國者可決意行之而無難矣

夫以封建爲天下者唐虞三代也以郡縣爲天下者
秦漢魏晉隋唐也法度立於其間所以維持上下之
勢也唐虞三代必能不害其爲封建而後王道行秦
漢魏晉隋唐必能不害其爲郡縣而後霸政舉故制
禮作樂文書正朔律度量衡正名分別嫌疑尊賢舉
能厚民美俗唐虞三代之所謂法度也至於國各自
行其政家各自專其業累世而不易終身而不變夜
察緩而必黜陟簡而信此所以不害其封建而行王
道也秉威明權簿書期會課計功效核虛實驗勤惰
令行禁止役省刑清秦漢魏晉隋唐之所謂法度也
至於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縣行其一縣賞罰自明
予奪自專刺史之問有條司隸之察不煩此所以不

害其郡縣而行霸政也論者所謂古今異時言古不通於今者謂王霸之未易分唐虞三代之未易復而已若將得其法度以制四海之命不去其所以害是者而劫劫然惴惴然害之愈深守之愈固膠而不解滯而不通此豈有古今之異時哉蓋古人之所以為國者雖各繫其德之厚薄化之淺深世祚之長短然陛下即而觀之豈有欲其行之而乃從而害之者乎然則今世之法度其害之者重大而難去深遠而難知矣視古之無害而求去今之害則陛下之國其大方數千里舉而自為以復祖宗之舊垂百年之恥無不可者矣

法度總論二

昔人之所以得天下也必有以得之其失天下也必有以失之得失不相待而行是故不矯失以為得得之也蓋必有真得天下之理不俟乎矯其失而後得之法而不以桀紂之壞亂廢湯禹之治功漢雖滅秦亦多因秦舊然大抵天下之政日趨於細而法日加密矣惟其猶有自為國家之意而不專以懲創前人之失計矯而反之遂以為功且東漢之末四方分割壞亂甚矣魏武雖嚴科條審律令以重足屏息操制羣下而截然使人各得自盡以行其職守者猶在也至晉之敗尤甚於漢南北角立漸興逆滅及其岷然自見者猶皆自有為國之意使其下無飾非養過之

心人存政舉隨其所立亦或瞭然可見及隋之末年喪亂蠶起癰疽潰裂而太宗一旦立法定制疏明簡直上下易遵然則魏不以諱漢之失爲與唐不以懲隋之亡爲強夫與亡治亂各有常勢及其有由興之塗將敗者趨敗之門此其所以不相符者非出於相矯也唐末之亂重以五代雖亡人之無常歲久矣然攷其所以禍敗亦何以遠過於秦漢隋之亡蓋國之將亡則其形證固已若此矣而本朝所以立國定制維持人心期於永存而不可動者皆以懲創五季而矯唐末之失策爲言細考愈細密者愈密搖手舉足輒有法禁而又文之以儒術輔之以正論人心日柔人氣日惰人才日弱舉爲儒弛之行以相與奉繁密之法遂揭而號於世曰此王政也此仁澤也此長久不變之術也以仁宗極盛之世去五季遠矣而其人懲創五季者不忘也至於宣和又加遠矣其法度紊失而亦曰所以懲創五季而已况靖康以後本朝大變乃與唐末三季同爲禍難之餘紹興更新以及於今日然觀朝廷之法制士大夫之議論隄防高鑄孰曰非矯唐末而懲創五季也哉夫以千百餘年所立之國專務以矯失爲得而真所以得之之道獨弃置而未講故舉一事本以求利於事也而卒以害是事立一法本以求利於法也而卒以害是法上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委之於下下則明知其不可行而姑復之於上虛文相挺浮論相倚

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可任而任吏人情等
理不可信而信法惟其側但寬平粗得古人之意而
文具亡實亦獨何以異於周秦之弊哉於是中原分
割而不悟其由請和仇讎而不激其憤皆言今世之
病而自以爲無療病之方甘心自處於不可振救以
坐視其敗據往鑒今而 陛下深思其故者豈非真
所以得之之道未講歟誠講之而行之當舉者與當
廢者廢昔之密者今爲疎昔之密者今爲大今日出
令而明日丕變矣何俟於卒歲之久哉

法度總論三

所謂舉一事求利於事而卒以害是事之一法求利
於法而卒以害是法者何也今 朝廷之法度其經
久常行不可改變者十數條而已而皆爲法度之害
故用人以資格爲利而資格爲用人之害銓選以考
任爲利而攷任爲銓選之害薦舉以閔陞改官爲利
而關陞改官爲薦舉之害至於任子則有數害自負
卽致仕卽得蔭補爲一害太中大夫待制以上蔭補
得京官爲一害一人入仕世爵無窮爲一害今者汰
其謬濫限其負數又爲一害科舉亦有數害取人以
藝旣薄於古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古者化天下
之人而爲士使之知義今者化天下之人而
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解額一定多者冒濫少者陸
沉奔走射利喪其初心於今之法又自舉之爲一害
一預鄉貢老不成名以官錫之既不擇賢又不信藝

徒曰恩澤官曹充滿人才敗壞又爲一害夫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州縣之學無考察之法則聚食而已而學校之法爲害制舉所以求卓越方備之士而責之於記誦取之以課試所言不行所習不用而制科之法爲害博學宏詞昔以罷詞賦而進人於應明之文耳美官要職遂爲捷徑一居是選莫可退解而宏詞之法爲害募役之法本以免天下之爲役者耳今也保正長之弊通天下皆患之而役法爲害昔之勅律總核萬事 朝廷隨時制宜定爲新書以一條貫有出意見莫知推行但曰檢坐申嚴而已而新書爲害 國家本患州縣之過失不得上聞故置監司以禁切之今也禁切監司之法又甚於州縣之吏豈以監司爲非其人乎抑惟其人而必用是法乎而監司之法爲害府史胥徒所以行文書給趨走雖堯舜不能廢也而今也植根固本不可搖動大官拱手惟吏之從而胥吏爲害又因以推昔之所行行經界則經界爲害行保甲則保甲爲害行方田則方田爲害行青苗市易則青苗市易爲害舉事立法無非所以求利而事立法行則無非爲害上下內外亦舉皆知其爲害矣然而賢者則以爲是必不可求之害庸愚者則恃其有是害也足以自容而其小人則或求甚於所害天下皆行於法度之害而不蒙於法度之利二百年於此日極一日歲極一歲天下之人皆以爲不知其所終 陛下將何以救之哉故

臣願 陛下揭其條目而治之去害而就利使天下
曠然一日得行昭昭之塗雖三代以上遠而未易言
兩漢及唐之盛世可必致也

資格

請言資格爲用人之害以賢舉人以德命官賢有小
大德有小大而官爵從之一定而不易此堯舜以來
之常道也無有所謂自賤而歷貴循小官之次而後
至於卿相如遠世之所謂資格者然堯舜以來遠矣
未可遽復則資格用人未可遽廢至於不能得資格
之利而受資格之害資格之害深則人皆奔賢而爲
愚治道日壞而不自知此不得不因今之法而少變
之也夫計日月累資攷雖堯舜三代則亦有然者而

不以是待天下之賢才有德之人何者賢才有德之
人以此官而稱此人可也豈可疑其資格未至而姑
遜之哉至漢人則已患苦其弊守相列侯爲九卿九
卿爲三公天下之賢才伏而俗吏用矣伊呂周召之
儔非其不爲秦漢以後出而法度使之然也唐太宗
雖以戰伐取天下而用人能盡其才不拘繫於常格
以起一時之治尚有可喜蓋資格者生於世之不治
賢否混并而無可別故以此限之耳而 本朝遂以
治世而行衰世之法 藝祖 太宗所用猶未有定
式惟上所授間得魁磊之士至 咸平 景德初資
格始稍嚴一寇準欲出意取天下士而上下群攻之
故李沆王旦在 真宗時王曾呂夷簡富弼韓琦在

仁宗 英宗時司馬光呂公著在 哲宗時數人以
謹守資格爲賢名重當世惟王安石破資格以用人
一時所謂名士力爭而不勝其後章惇蔡京王黼秦
檜相踵效之然而進小人而亂天下者此五人也由
五人之所用則當以不守資格爲請雖然資格非善
法明矣而李沆十數人者以守資格得名而其時亦
以稱治何也蓋能別其流品以分君子小人之塗以
定清濁高下之序彼其號爲德度智略是以居六位
者亦已素許之矣特欲其履歷以實之而已矣故其
人有自小官而其望已足爲卿相至其父也亦卒爲
之若此者可謂得資格之利也今也不然無有流品
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陞由關陞而改官知縣由改
官知縣而爲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爲察官由察
官而爲卿監由卿監而爲侍從由侍從而爲執政大
臣或由知州監司而爲郎由郎而爲卿監侍從執政
資深者序進格到者次遷而已矣若是而欲以舉賢
才起治功其可得乎侍從不薦士宰執不舉賢執政
格而進曰此足以任此矣 陛下雖欲責之以事詢
之以謀彼安所從知乎此臣所謂受資格之害也且
本朝廢資格而用人無若王安石章惇蔡京王黼秦
檜之爲相守資格以用人無若李沆王旦王曾呂夷
簡富弼韓琦司馬光呂公著之爲相然攷其功效驗
其人才 本朝以資格爲用人之利也故臣欲
陛下審乎資格之實念今日人才衰乏已甚稍加變

通號召收拾以終成資格之利而不受資格之害且天之生才也甚難人主之得才也亦甚難毋天闕摧折之使至於盡蓋今世猶有可用之人誠使朝廷之資格一出於人才之所當用則有資格之利而無資格之害矣

銓選

何謂銓選之害甄別有序黜陟不失者朝廷之要務也故自一命以上皆欲用天下之所謂賢者而不以便其不肖者之人竊怪人主之立法常爲不肖者之地而消靡其賢才以俱入於不肖而已而其官最要其害最甚者銓選也吏部者朝廷喉舌之處也尚書侍郎者天子貴近之臣也處之以其地任之以

其官與之以甄別黜陟天下士大夫之柄而乃立法以付之曰吾一毫不汝信也汝一毫不自信也其人

之賢否其事之罪功其地之遠近其資之先後其祿之厚薄其闕之多少則曰是一切有法矣天下法度不待刑法而自畏者顧無甚於銓選之法也嗚呼與人以官賦人以生民之命由此而出矣使加之意天下不於此乎聖治國俗不於此乎求學人才不於此乎青實而將其所取之柰何舉天下之大柄而自束縛蔽蒙之塵坐靈折乃爲天下大弊之源乎雖然

是幾百年於是矣其相承者非一人之故學士大夫勤身苦力誦說孔孟傳道先王未嘗不知所謂治道

者非若今日之法度也及其一旦之爲是官噤舌
手四顧更胥以問其所嘗知之法令更胥上下其手
以視之其人亦抗然自卞曰吾有司也固當守此法
而已嗟夫豈其人之本若是陋哉陛下有是器
爲鼓舞群動之具與奪進退以叙天下何忍襲數百
年之弊端汨沒於區區壞爛之法以消弊天下之人
才而甘心以便其不肖如此則治道安在哉治功
安從見哉况自唐中世以前吏部用人之意猶有可
攷今之所循者乃其衰亂之餘弊耳百王之常道不
容於陛下而不復也夫曰私曰偏曰怨曰謗曰動
衆曰招權此末世之庸人所以恐喝其上而疑壞治
道於將興之時者也陛下深考昔人之已行毅然

不惑於衆因今之銓選一二人而付之蓋今之大臣
與人以堂除者乃昔日銓選常行之事大臣不知其
職任有大於此而止以堂除爲宰相之大權堂除爲
宰相之大權則無惟銓選爲奉行文書之地也使今
日銓選得稍稍自用若堂除之選盡歸銓部然後大
臣知職位而銓選亦能少助朝廷用人尚書侍郎
者不虛設矣

薦舉

何謂薦舉之害使天下之大吏得薦舉天下之卑官
宜若爲善法矣而今乃爲大害且關陞令錄職官改
官京官若陞朝官又轉而至員郎此朝廷自設限
隔以分貴賤而使人非舉不得入若三考若四考有

舉者三考若六考若七考有舉者五人則闕陞則改
官 朝廷之立是法也豈不曰吾不徒以賢能而
與賢能不自知以薦而知乎然則 朝廷歲與人
關陞改官者豈曰此誠賢與能者乎大吏歲舉人以
改官者亦豈曰此誠賢與能乎其人之得關陞改官
者又豈曰吾誠賢與能者乎上不信其舉人者舉人
者不信其求舉者求舉者不以自信必曰是皆不可
知而 朝廷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出於此 朝
廷亦曰吾之立法既已如此則不得不聽其如此然
則是上下相與爲市均付於不可知而已故奔競成
風干謁盈門較權勢之輕重不勝其求若此者不特
下之人知之上之人蓋知之矣方其人之未得出乎

此也卑身屈體以求之僕隸賤人之所恥而不恥也
此豈復有其中之所存哉及其人之既得脫乎此也
抗顏莊色以居之彼其下者又爲卑身屈體之狀以
進焉彼亦安受之而已相承若此則以此見舉以此
舉人 陛下之人才壞而生民受其病無足疑者嗟
夫其始則或不至是矣而流弊之極皆固守而不思
變且京朝官者已爲天下之所貴而 朝廷亦自貴
之矣不自貴而使天下亦不知貴之宜在 朝廷無
不可爲而計今或未之能也今合多而考累而任使
其積日計月而無在官之過者可以循至於次第之
京官毋必舉焉其誠可舉者因今之法而舉之與之
以今之所與之官若是則庶幾乎士之稍自重者知

有常途之可由而不汲汲焉爲是卑身屈體以求之則僕隸賤人之所耻者亦或知耻矣其舉人者不同於求者之多庶幾乎知所自立而或能真舉其賢能以報上矣解舉官之急姑用是要以風俗稍善治道稍明循次而進必無俟乎舉者而大吏或以舉其才則朝廷信而用之按於常調則爲舉之正也然此有司之事執政大臣之所當請而後行朝改夕定非若兵財之有所難也睥睨隱忍而不爲之遂爲天下之大患亦可悲也

任子

何謂自負郎致仕即得養補爲一害人臣以子任官亦國之重事也其與之宜當於義而稱於恩使朝廷錄功紀舊之意有所表見今自舉主而改官率十餘年而至負郎由常調入仕不過位郡而止其功業未有以異且從而官其子豈以爲是庸庸無所短長之士而必使繼世爲之邪且又其仕而顯者職任功效或見稱於天下而不幸其官止於負郎則所以得任其子弟者亦無異於常調而至此者此所謂其義不當而恩不稱也

何謂自太中大夫待制以上養補得京官爲一害京官者朝廷之前重使天下士大夫更六七考用舉主五六人而後得之今聞遠而待之者多入仕久者至三十年始得改官疾病憂患公私愆犯有終身不得者或一人特與改官上下相目以爲異事今至

使其爲太中大夫待制者即以京官任子弟何重於彼而不惜於此邪豈爲侍從大臣之子則無俟乎舉主考第而已能度越天下之賢士大夫者歟重之則其法窮而不能變輕之則其恩溢而不能變所謂輕重彼此不相應也

何謂一人入仕世官無窮爲一害古者裂地分茅以報人臣之有功使其子孫嗣之所以時祖宗垂後裔也至於官使必有所宜不可以一夫官溥之所至苟應法令而直與之以爲恩則溢以爲法則弊以爲義則悖且 朝廷不尚賢而尚貴朱紫混然夷狄雜處崇 觀以來七八十年人臣不以道而得貴仕者在其元身則自宜削奪而今也子孫仕宦不知其極

後無忌自稱世家將使世之賢者何以勸焉

何謂今者汰其謬濫限以負數爲一害且 朝廷向之所所以盡與之者不知其謬濫而姑爲是無窮之恩也今也知而汰之而徒限以負數則亦不可夫爲士者使其下以知義而已義所可與雖盡與之吾何所得吝不然與其一而弃其一曰此在吾限負之外耳此不得獨賢彼不得獨愚義理愈蔽而人紀墮矣故負郎非 朝廷所甚重之官其常調而至此者可復勿與其果有勤勞或賢有德聞於上者與之可也京官爲 朝廷之所貴奈何以與從官執政之子弟以今之所與負郎卿監者與之可也計其入官之世次攷其所任之多寡以稽其人有功無功賢與不賢爲

之止法可也如是則可與者與之何必以負數限之乎雖然因今之法而有所變改不得不出於是若舉公卿大夫之子弟而養之於學校擇天下之明師良友以成就之使其材品卓然可以爲家國用則於此官使之而昔之法煩前衝後皆可一次而去而先王之意見矣

科舉

何謂今併與藝而失之爲一害蓋昔之所謂俊乂者其程試之文往往稱於世俗而其人亦或有立於世今之所以取者非所以取之其在高選輒爲天下之所鄙笑而鄉曲之賤人父兄之庸子弟俯首誦習謂之黃冊子者家以此教國以此選命服之所賁者乃人之所輕且夫世之所重者豈必知重其人哉亦或其藝文之可稱者耳此固不足以下其內今其可稱者又莫之獲而人之所輕者乃反得之然則上之求士而用之公卿大臣由此塗出豈有始於爲人之所輕而終也乃足爲國家之所重者乎

何謂化天下之人爲士盡以入官爲一害使天下有羨於爲士而無羨於入官此至治之世而兔置之詩所以作也蓋羨於爲士則知義知義則不待爵而賞不待祿而富窮人情之所歆慕者而不足以動其自守之勇今也舉天下之人總角而學之力足以勉強於三日課試之文則鬻鬻乎青紫之望盈其前父兄以此督責明友以此勸勸然則盡有此心而慕隅之

所砥礪義命之所服安者果何在乎 朝廷得斯人者而用之將何所賴以興起天下之人才哉 何謂解額一定爲一害百人解一承平之世酌中之法也其時閩浙之士少有應書而爲解之額狹矣今江淮之間或至以僅能識字成文者充數而閩浙之士其茂異穎發者乃困於額少而不以與選奔走四方或求門客或冒親戚或趨羅納夫士之爲學其精至於性命之際而其用在於進退出處之間然後朝廷資其材力以任天下之重今也以利誘之於前而以法限之於後假冒干請無所不爲然則以其有是士之可取也而取之此其義理之當然者耳則解額之狹於彼者何不通之使與寬者均乎

何謂一預鄉貢以官錫之爲一害古之取士也一四五而後定其終身而 本朝之法不然其鄉貢也一取之而已一取而不復弃其人三十年之後憐其無成而亦命之官蓋昔 藝祖之初憫天下士有更五代困於場屋而猶不得自還者因以爲之賜今也士人充塞偶然一得何足爲言則安用此而遂爲常法乎夫士者人才之本源立國之命繫焉四患不除而 朝廷於人才之本源戕賊斷喪不復長育則宜其不足於用也去四患得四利所謂養之於始自拱把而至於桐梓古人之言不可忽也

學校

何謂京師之學有考察之法而以利誘天下三代漢

儒其言學法盛矣皆人耳目之所熟知而不復論若東漢太學則誠善矣唐初猶得爲美觀本朝其始議建學久而不克就至王安石乃卒就之然未幾而大獄起矣崇觀間以俊秀聞於學者旋爲大官宣和靖康所用誤朝之人大抵學校之名士也及諸生伏闕搥鼓以請起李綱天下或以爲有忠義之氣而朝廷以爲倡亂動衆者無如太學之士及秦檜爲相務使諸生爲無廉恥以媚已而以小利啗之陰以拒塞言者士人靡然成風獻頌拜表希望恩澤一有不及謗議喧然故至於今日太學尤弊遂爲姑息之地夫秉義明道以此律已以此化人宜莫如天子之學而今也何以使之至此蓋其本爲之法使月書季攷校正分數之毫釐以爲終身之利害而其外又以勢利招徠是宜其至此而無恠也

何謂州縣之學無攷察之法則聚食而已往者崇政和間蓋嘗攷察州縣之學如天子之學使士之進者由比而罷科舉矣此其法度未必不善然所以行是法者皆天下之小人也故不久而遂廢今州縣有學宮室廩餼無所不備置官立師其過於漢唐甚遠惟其無所考察而徒以聚食而士之負俊氣者不願於學矣州縣有學先王之遺意幸而復見將以造士使之俊秀而其俊秀者乃反不願於學豈非法度之有所偏而講之不至乎今宜稍重太學變其故習無以利誘擇當世之大儒久於其職而相與爲師

友講習之道使源流有所自出其卓然成德者 朝
廷官使之爲無難矣而州縣之學宜使攷察上於監
司聞於禮部達於天子其卓然成德者或進於太學
或遂官之人知由學而科舉之陋稍可洗去學有本
統而古之文憲庶不墜失若此類者更法定制皆於
朝廷非有所難顧自以爲不可耳雖然治道不明其
紀綱度數不一一揭而正之則宜有不可爲者 陛
下一揭而正之則如此類者雖欲不爲亦不可得也

制科

用科舉之常法不足以得天下之才其偶然得之者
幸也自 明道 景祐以來能言之士有是論矣雖
然原其本以至於末亦未見有偶然得之者要以爲
壞天下之材而使之至於舉無所用此科舉之弊法
也至於制科者 朝廷待之尤重選之尤難使科舉
不足以得才則制科者亦庶幾乎得之矣雖然科舉
所以不得才者謂其以有常之法而律不常之人則
制科庶乎得之者必其無法焉而制舉之法反密於
科舉今夫求天下豪傑特起之士所以恢聖業而共
治功彼區區題目記誦明數暗數制度者胡爲而責
之而又於一篇之策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問之略徧
以爲其說足以酬吾之問則亦可謂之竒才矣當制
舉之盛時置學立師以法相授浮言虛論披抉不窮
號爲制科習氣故科舉既不足以得之而制策又以
失之然則 朝廷之求爲一事也必先立爲一法若

今制科之法是本無意於得才而徒立法以困天下之泛然能記誦者耳此固所謂豪傑特起者輕視而不屑就也又有甚此者蓋昔以三題試進士而爲制舉者以答策爲至難彼其能之則猶有以取之自熙寧以策試進士其說蔓延而五尺之童子無不習言利害以應故事則制舉之策不足以爲能故哲宗以爲今進士之策有過此者而制科由此廢矣是以八九十年其薦而不得試者其試而不見取者其幸而取者其才凡下往往不逮於科舉之使士然且三年一下詔而追復不俟科舉之歲皆得舉之將何所爲乎設之以至密之法與之以至美之名使其得與此者爲急官爵計耳且天下識治知言之人不應如是之多則三歲以策試進士使肆言而無所用是誠失之矣今又使制舉者自其所謂五十篇之文泛指古今敷陳利害其言煩雜見者厭視聞者厭聽且士人猥多無甚於今世挾無以大相過之實而冒不加之名則朝廷所以汲汲然而求之者乃爲譏笑之具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進士無親策制舉無詭誦無論著稍稍忘其故步一日慨然天子自舉之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非惟無益而反有害也

宏詞

法或生於相激宏詞之廢久矣。紹聖初既盡罷詞賦而患天下應用之文由此遂絕始立博學宏詞科

其後又為詞學兼茂其為法尤不切事實何者 朝
廷詔告典冊之文當使典直宏大敷暢義理以風曉
天下典謨訓誥諸書是也孔氏錄為經常之辭以教
後世而自至不能易可謂重矣至兩漢制誥詞意短
陋不復矚痛其萬一蓋當時之人所貴者武功所重
者經術而文詞者雖其士人諱然自相矜尚而 朝
廷忽略之夫委去刀筆吏之所能無幾也然其深學
溫雅猶稱雄於後世而自漢以來莫有能及者若乃
四六對偶錯檄贊頌循沿漢末以及宋齊此真兩漢
刀筆吏能之而不作者而今世謂之奇文絕技以此
取天下士而用之於 朝廷何哉自詞科之興其最
貴者四六之文然其文最為陋而無用士大夫以對

親切用事精的相誇至有以一聯之工而遂擢終
之官爵者比風熾而不可遏七八十年矣前後居
顯人祖父子孫相望於要地者率詞科之人也
其人未嘗知義也其學未嘗知方也其才未嘗中器
也操紙授筆以為比偶之詞又未嘗取成於心而本
其源流於古人也是何所取而以卿相顯人待之相
承而不能革哉且又有甚悖於者自 熙寧之以經
術造士也固慮天下之習為詞賦之浮華而不適於
實用凡王安石之與 神宗往還極論至於盡擯斥
一時之文人其意曉然矣 仁聖 崇寧號為追述
熙寧既禁其求仕者不為詞賦而反以美官誘其已
仕者使為宏詞是治以經義開之而終以文詞蔽

爲之也士何所折衷故既已爲宏詞則其人已自絕於道德性命之本統而以爲天下之所能者盡於區區之曲藝則其患又不特舉一朝廷之爲高厚祿以與之而已也反使人才陷入於不肖而不可救且皆以罷宏詞而置詞科今詞賦經義並行久矣而詞科迄未有所更易是何創法於始而不能考其終何自爲背馳也蓋進士制科其法猶有可議而損益之者至宏詞則直罷之而已矣

役法

自熙寧爲募役法盡官府之役官自募之官受其病而民獲其利官當其勞而民居其逸雖然官豈能自爲其病與勞哉故差役之患雖去而募役之患方興故役錢者募役之患而今之保正又差役所不能行之患也役錢則不可復論保正長者乃役法之一事耳而今爲大患窮天下之能言者日夜相與謀之而不能自出一說也蓋昔者保伍其民而有保正副將以兵法部勒其下而其法曰募有材勇及一都之內物力最高者戶長則以催科耆長則以追胥而皆有催直熙豐之法其分畫詳明如此然猶紛紛而不能定其後艱難用度日缺講利源者無所取財以爲耆戶長催錢者官未嘗盡支而爲耆戶長者亦不願請故取其窠名以起發上供而耆戶長之役盡以歸於保正副然則今之保正副募法未嘗不存而未嘗不強差之也其計較物力推排先後流

水鼠尾白脚歇替之差鄉胥高下其手而民不憚出死力以爭之今天下之訴訟其大而難決者無甚於差役蓋朝廷之上其於庶事條目纖悉委曲動有法禁而所謂保正副者乃獨無法何爲其無法也名募而實差是以若此其不齊也而近世淺夫庸人之論不過仇疾於官戶誅挾於詭產其說有自宰執而與編戶齊役矣而詭產半天下其弊安可絕且不咎州縣之以差保正副長困民而治官戶詭產何哉今復以耆戶長產爲保正副使二稅呼集之役有所分而隸之於保正副則差役之害大半已去矣使一都之內誠有材力可以服衆智勇可以率人者遵用舊法使爲保正若或而除其一六二稅之半要使保正副者人欲爭爲之而不可而不使強奪已而不願也夫如是天下豈復以差役爲患哉又如

是則雖官戶無間新故亦皆可爲之而何以此督責官戶哉且今世爲民之意何其薄而辨官之事何其至也且京師有諸道諸道有諸州諸州有諸縣自縣而後親及於民也其勢宜使什伍比閭里黨而後達於縣令則擇其人而爲保正副者正所以親切於民服習其小爭而無使至於大聞教民使不犯省刑罰之先務也若此者其官事何所不可辦而今顧未嘗爲之施甚陋之意以與民較至下之策民愈爭而不知悔則鞭笞隨其後是獨何益哉是其行之非有所難而不思去者何也

新書

文集三

七

何謂新書之害 本朝以律為經而勅令格式隨時
修立自 嘉祐 熙寧 元豐 元祐 紹聖 大
觀 政和 紹興皆自為書近者 乾道 淳熙已
再成書矣以後銜前以新政舊凡 朝廷上下之所
恃以相維持相制使者奉行此書而已且天下以法
為治久矣臣豈敢遽議新書之為害如晉叔向之所
以告鄭子產者乎然而有三害最近不可不知凡天
下之事無不備於此書而人之智慮不能出於此書
之外者一害也書既備矣而事復弊法既具矣而令
不行則宜有說焉今止謂之各已有見行條法止於
檢坐申嚴而已明知法不足恃而欲強委之二害也
人才因此浸以頹惰摘撫利害汎然推廣及其然也
不過亦曰臣愚欲望申嚴已行之法而已以法為弊
猶可言也以人為弊不可言也三害也至於 朝省
之前後批六部之勘當諸司州郡之照條施行又其
相習公為欺誕以度歲月害之小者耳夫以法為治
今世之大議論豈可不熟講而詳知也蓋人不平而
法至平人有私而法無私人有存亡而法常在故今
世以人亂法不亂為常語此所以難於任人而易於
任法也雖然人則未易任也以唐虞三代之盛王至
誠一意以相與而後其人可任今則安能至於不任
人而任法則必任其足以行吾法之人而不任其智
不足以知法與力不足以行法者而後法可任此易

見之論也而今則亦未之能何也夫使是善日而果已
備天下之事則將何取於人蓋是書之所備者備其
文不備其實備其似不備其真也夫使見行條法誠
已皆具而天下何為尚有犯法而生弊者然非無其
法之罪而無其人之罪也審矣今不改其人而曰檢
坐申嚴以諱復其法然則法終不行矣故任人而廢
法雖誠未易論而任人以行法所以助法之不能自
行者非必若今之所謂檢坐申嚴批狀勘當照條之
類而已也不任人以行法而止於檢坐申嚴批狀勘
當照條之類以煩天下之耳目使其人聰明憤耗智
慮不知所出求以應故事而塞章奏則亦謹然願助
陛下之申嚴此法令之所以日壞而人才之所以日
消日用飲食而不能自知法爛道窮暫相縻繫而無
經久固結之道國威之所以不振強虜之所以憑陵
也臣故欲陛下縱未能任人而廢法以行唐虞三
代遠大之政姑欲任人以行法使法不為虛文而人
亦因以見其實用功罪當於賞罰號令一於觀聽簡
易而信果敢而仁若漢以來者可矣

吏胥

何謂吏胥之害從古患之非直一日也而今為甚者
蓋自 崇寧極於 宣和士大夫之職業雖皮膚甚
淺者亦不復修治而專從事於奔走進取其簿書期
會一切惟吏胥之聽而吏人根固窟穴權勢熏炙滋
恩橫賜自占優比渡江之後文字散逸舊法往例盡

用省記輕重予奪惟意所出其最驕橫者三省密院
吏部七司戶刑若他曹外路從而效視又其常情耳
故今世號爲公人世界又以爲官無封建而更有封
建者皆指實而言也且公卿大臣之位其人不足以
居之俛首刮席條令憲法多所不諳而寄命於吏此
固然也然雖使得其人而居之如昔之所謂伊尹傳
說之傳而以夫區區條令憲法仍爲不曉而與是吏
人共事終亦不可然則今世吏胥之害無間乎官之
得其人與不得其人而要以爲當幸而已矣府史胥
徒自有國以來所同有也然必使上不侵官下不病
民以自治其事而聽命焉而秦漢之弊法屈天下之
豪傑由刀筆選而至三公今幸已甄別品流而其餘
弊未盡去且又皆以天下經常之事立爲成書以付
之彼吏得知之而官不得知焉此其爲害又過於秦
漢何者今百司之吏其爵其祿往往有士大夫之所
不敢望漢之公府掾諸卿主事辟召皆天下名士其
權柄足以動搖守相者今之所謂都錄行首主事之
類是也此直以鞭撻戮刑待之而高爵厚祿若是何
哉今官冗而無所置之士大夫不習國家臺省故事
一旦冒居其位見侮於胥今胡不使新進士及任事
之應仕者更迭爲之三考而滿常調則出官州縣才
能超異者或遂錄之若此則有三利士人顧惜終身
畏法尚義受財鬻獄必大減少吏曹清則庶務舉且
因以習士夫使之有才而無至於今世之偷惰一利

也更迭爲之無根固窟穴之患無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勢因以去矣二利也增員百餘稍去冗官之患待闕擇地爭奪尙候之風亦漸衰息三利也得三利去三害此亦非有勞民動衆之難者京師紀綱之首吏曹清則諸司州縣之吏憲亦必少異於今日蓋結託干請有所不行與決衆事整齊簿書不爲疑玩則下知畏故也

監司

何謂監司之害 朝廷之設官也必知其所以設官之意其用是人也必先知其所以用是人之說州郡衆而監司寡謂州郡之事難盡察也故置監司以察之謂州郡之官難盡擇也故止於擇監司亦足以寄

之自漢以後所謂監司者亦若是而已未暇及於岳牧相維之義也且其若是則奉行法度者州郡也治其不奉行法度者監司也故監司者操制州郡者也使之操制州郡則必無又從而操制之此則今世所以置監司之體統當如是矣今也上之操制監司又甚於監司之操制州郡緊緊恐其擅權而自用或非時不得巡歷或巡歷不得過三日所從之吏卒所批之券食所受之禮饋皆有明禁然則 朝廷防監司之不暇而監司何足以防州郡哉且不責其大而姑禁其細何哉是謂不知設官之意用人之說而必微文以立法一失也故監司弛惰人反以爲寬大上亦以爲知體監司之舉職人反以爲侵權上亦以爲生

事此真大謬矣者也夫監司者以法治下以義舉事者也今轉運司則以剗削州縣之財賦俟伺其餘羨袞雜其逋欠爲一司歲計之常提舉司則督責茶鹽用法苛慘至常平義倉水利民田則置而不顧提刑司則以催趣經總制錢印給僧道免丁由子爲職而刑獄冤濫詞訴繁滯則或莫之省焉是監司之不法不義反甚於州縣故今之爲州縣者相與聚而嗤笑監司之所爲豈監司之本然哉是謂不以法治不以義舉之權付之而使監司之所操者在州郡之下矣二失也且不以法不以義則所爲付之事功者固宜得其實焉今也轉運司徒報上供之數於戶部而轉輸運致之實則無之則其所以總一路之財計者將何所用也茶鹽則已受其剗利於權務都場而提舉司受其指留掌其住賣督其煎煮爲之索逋理債而已經總制錢州郡各已趁辦上供而提刑者徒文移知通收索季帳稽考綱解以報戶部而已是三司者以此爲職徒養資致多人徒憑意氣作聲勢以便其私可也國紀民命何賴於此是謂旣無法無義而事功又不得實三失也至於還轉運之權以清戶部之務罷提舉之事以一轉運之權又皆今日之甚急者昔人謂止擇十道使猶患不得人則監司者蓋甚重矣豈以爲例差循致之用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三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

前集

奏議

章貢黎諒編集

始論一

有天下之大必盡天下之慮不盡天下之慮鮮無患矣 太祖 太宗受天命身自剪平者七國盡有漢唐之天下惟燕薊前入契丹力未能復而趙保吉兄弟亂西方靈夏繼陷其後耶律浸驕繼遷始自立邊益警備矣當國事者不復深究始末直以中國既大也道德既富也患不能保境土息人民而已豈不足於二陲之區區哉非惟不務討伐二虜以定西北之疆域而乃反行聘使封冊以申百年之誓信屈意而奉幣帛專力而守和好同此者為正論異此者為浮

薄方其盛時南北相為兄弟而天下無兵安寧久於
前世自以為為天下之慮盡於此矣然而憑悔不除芽
葉終在小人因其間隙倡復燕之謀前蒙始鋤後患
隨出民心未變而國家之守離矣始也誤委三鎮而
兩河諸城猶以死固拒太原之帥猶力竭而後就擒
建炎綱纒獨已失者河東耳其他固在也大臣怯懦
不能當日夜以謀退卻於是二年始盡失河南北
繼興元年又失京東西三年又失五路此非有叛將
亂臣據而與我爭衡者也劉豫乃自女真援立之爾
又黏罕死偽齊廢虜角事厭兵舉數千里之地以還
我夫不戰而得數千里地天誘之也然一旦兀朮背
盟苦戰則所為分畫者纔江以北淮以南而我亦莫
敢較焉至顏亮屠隕北方潰亂歸義之民處處屯聚
京東西秦鳳熙河州縣相次而復中國之威庶幾振
矣然幸輔無狀踵失策繼舊盟卒亦罷勉割四要郡
畀之徒使中原遺黎泣內恨絕望於我夫我不能
守則民雖不為變而終以分裂我不能守則地雖已
得而終以失之其故豈有他哉始慮事之不盡而其
患至此也慮事不盡使百七十載之天下不因民之
忿叛而直失其大半隘處江浙以為南北之成敗六
十年矣嗟夫是已往之事不可追而悔者也方來之
慮不盡則天下之患又將有甚於此者豈可坐而講
堯舜三代之善洋洋焉熙熙焉而不思夷夏之分不
辨逆順之理不立讎耻之義一切聽其為南北之成

形以與宋齊梁陳並稱而已者乎成敗瞬息也得失
反覆也何常之有慮不盡則昔之天下雖大而不能
守慮之盡則今之天下豈惟能守之而反可以取之
矣故以一取百帝王之慮也以一取十霸強之慮也
以一取一必至之慮也加以思夷夏之分辨逆順之
理立難耻之義又取吾之所失而非冒彼之所得也
愈於必至之慮也夫以一取百以一取十其難明矣
然取之者慮之盡也以一取一其易明矣然不取之
者慮之不盡也今將盡天下而慮之而後以一取一
者可得而見故不可以泛辭舉不可以偏說定不可
以遠事言也

始論二

不盡天下之慮而終失天下之大計此最大事不可
不極論也古之所謂忠臣賢士者竭力以行其所知
言欲少行欲多言之若粗行之必酬故人莫敢多言
而精於力行今世議論勝而用力寡大則制策小則
科舉高出唐虞下陋秦漢傳合牽連皆取則於華辭
耳非當世之要言也雖有精微深博之論務使天下
之義理不可踰越然亦空言也蓋一代之好尚既如
此矣豈能盡天下之慮乎有大利必有大害為國者
不敢專大利而分受其大害以人參之使其害消昔
之帝王莫不然 國家因唐五代之極弊收斂藩鎮
權歸於上一兵之藉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
為之也欲專大利而無受其大害遂廢人而用法廢

官而用吏禁防纖悉特與古異而威柄最爲不分雖
然豈有是哉故人才衰乏外削中弱以天下之大而
畏人是一代之法度又有以使之矣宜其不能盡天
下之慮也自趙元昊反重之遼人求闕南地天下之
士始稍奮發深思遠慮以爲之說然而內墮好尚之
多言外徇法度之自利未能得其中也不幸熙寧
改法之事起自是以迄於宣和之末靖康之初
士大夫爭法之新舊辨黨之邪正鼓爲烈焰漲爲洪
流而已過此何暇言之是又熙豐之後因於世故
之紛更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靖康之難至痛極
憤此上下深謀不知寒暑寢食之時也而苟目前忘
大辱者爲南自南北自北之論視宗廟君父之讎

如疥痒之在身忍而不搔無害也明示禍福以劫脅
衣冠舉挽首而奉虜故二十餘年未有出思慮於飲
食刀筆之外者况其遠者乎是又紹興以來爲小
人之所挾制而不能盡天下之慮也陛下總權綱
執樞要責功能課勤怠崇實用退虛名審於攷察謹
於遷叙破流品以求人才右武官以率勇敢天下靡
然知上意而從之矣然而懷欲爲之心者以無所爲
而消縮負妄作之累者以有所托而回容利惟謀新
害不改舊取民者已困矣猶以爲仁政趨事者已弊
矣猶以爲良法國無駿功常道先喪士無奇節常心
先壞俗衰時迫誰與謀長是又隆興以來不能盡
天下之慮也自非深觀遠覽遍知前失而不諱堅志

強力獨行所難而不惑當爲則爲毋以爲昔朱嘗有
當改則改毋以爲今方循用除百年之宿蠹開興王
之大道計歲月之舉措求日新之功效明發慷慨同
於飢渴庶能盡天下而慮之乎故臣願條列前後之
源流疏陳當今之本務成敗得失皎然而不亂所以
佐聰明之一二者也

取燕一

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追論靖康之失亦必曰
取燕雖然究利害之極以定今日之大計不過取
燕而已何謂致靖康之禍在於取燕自石晉割而
不合太宗征而不定趙普田錫王禹偁之流固嘗
以志復幽薊爲非矣至景德約和而中國之人遂

以燕爲外物不置議論之內及慶曆中劉六符反
索周世宗關南諸縣富弼爲之設辭增賂而後僅止
其後蕭禧辨理河東疆域又舉數百里界之而王安
石韓絳不之較也況於王黼蔡攸之佞庸乃欲必取
異代已割之燕卒於失信契丹取侮女真以貽大變
此所謂致靖康之禍者然士大夫特泛言其粗耳
未能知其實也何謂實曰不能取燕而已使契丹政
令猶強杜稷猶固我獨抗宿憤勞累戰雖得燕薊
而財竭民怨內潰外擾遂以失國若此而謂致靖
康之禍在於取燕可也今天祚地喪於外位奪於內
竄身夾山死亡朝夕其國滅矣因時拯亂湯武之業
也疆理天下舜禹之政也紀律粗嚴將帥粗厲乘時

以取全燕收拾漢唐之遺民何為不可夫堅守重誓於既亡之契丹不知女真一旦襲其迹以變我當是之時王黼蔡攸所不論也以韓琦富弼之謀何以與之乎神師道既敗劉延慶又敗蕭后變離不以折北不支女真之潰兵輕突我師若無人焉其所為用衆者如此遂禱女真納賂以巨百萬計所買者山前六郡之空城乃以王安中與鄆師降書在事竭中國事力以饋常勝軍山後之地往返論難不決而鄆藥師挾女真以南矣由是言之其禍在於不能取燕而非取燕致禍也夫不能取燕而命之曰取燕以是致禍是昔日之敗事既然矣未嘗得燕而猶曰禍在取燕是今日之繆論未解實害甚大可不畏乎

取燕二

何謂追論 靖康之失者亦必曰取燕計之失也可補者補之可懲者懲之當其時而悔未有猶悔於數十百年之後者也幹離不黏罕之交至也兩河陷沒京師傾敗士大夫歸禍於取燕無足怪也雖然取燕誠有罪矣救取燕之罪者不可以歸罪而遂已也而耿南仲唐恪范宗尹則始終割地而已楊時則爲條緩之辭欲徐論其當而已胡舜陟則欲積誠意以待上天之悔禍而已許翰則請委事於神師中謂劫寨之失在於用猛將而忽老将兵非不可用而已若此者可以救取燕之失乎及 建炎南駕維揚遂來江淞則天下之患益急而昔者取燕之事浸已遠矣然

士大夫猶追論取燕而不置徽宗凶問至 光堯下
哀恫之詔猶以海上之盟字釋本意以謝天下是論
者惟知咎取燕之失而思所以救之者請和而已嗚
呼至於今日而 靖康之禍六十年矣而所以咎取
燕之失者猶在於論者之口問其謀曰無虛畫也問
其兵曰無輕用也問其所當施於國之大計曰姑自
治也問其 祖 宗之辭吐曰天命也凡若此者豈
以一取燕之失遂數十百年而不可救也乎昔魏冉
攻齊壽綱范雎以爲失計則取韓魏以救之鄆食其
請立六國張良以爲敗事則發八難以止之魏太武
幾獲於統萬遂滅赫連周武帝幾死於晉陽亦滅高
延宗唐莊之取梁亦僅兄之筭耳乍合屢敗忽來驟

往勝負無常自古而然矣豈猶致恨於取燕哉

取燕三

何謂究利害之所極以定國家之論亦必曰取燕唐
之中世燕薊先爲叛臣據有其地以至於亡及石氏
亦畫以奉契丹彼匹夫盜賊之下者耳以救死之策
實非所望是烏知天下之常勢哉使契丹坐全燕以
制中國石氏竟不及守而開胡虜長驅凌河之事及
世宗未能克定而 本朝獨當失燕之禍 端拱
以後至於 咸平京師壇壇常有戎馬在郊之憂而
齊趙之間殆無寧歲寇準曹利用始割和約出金帛
以喻之而後少安 慶曆中謀欲盟范仲淹謂虜
必張犯關之勢請亟城汴都而呂夷簡因建魏爲北

京示將親征以伐敵情者卒至於增弊卑辭而後已
蓋渡河犯關 開運之已試景德之僅免而其覆轍
常有由是言之 靖康之禍不特群僭階亂之所致
而國家之弱勢固使之久矣夫燕薊中國之郭郭也
河北河東中國之闔闔也弃其郭郭而設扞禦於闔
闔舉一世之謀慮皆自以為可以安而無他此賈誼
所謂非愚則諛非實知治亂之體者也且秦一六國
而攘匈奴築城以隔之秦漢之天下豈唐唐三代戎
狄錯居之法可以行於其間哉今雖使張王師返都
邑款陵廟盡復 祖 宗已失之地而燕薊不復猶
處國家之弱勢未削石氏之覆轍威必不振國必不
立何也有天下者以天下取以天下守故盡天下之

親征

勢非可以長縮苟安立私說而妨正論也不然則頃
頃劉大中分天下自沛公起而得鴻溝以南孰曰不
可而張良乃召黥彭韓信分數千里地以共滅之惜
彼而弃此何哉故國家之論非習熟見聞者所能言也
將求今世之實謀必先息今世之虛論虛論有二一
曰親征二曰待時何謂親征天下方有事君臣不得
安寧以身闔於兵革夷傷危苦而後定蓋常事耳
太祖 太宗未嘗不自總戎 真宗之初固已幸大
名矣澶淵之役於時頗有異論傳者以為王欽若請
之江南陳堯叟請之蜀寇準決策扈從渡河六師雖
動用命王持覽覽於游矢而契丹請和自此而上下

始以親征為祕策矣且契丹自岐溝以來無歲不得志大名澶淵之役大將擁兵閉城而不敢出契丹鼓兵行入無人之境捷覽第渴死耳其約和金幣之力耳豈可謂將士俱不用兵必待人主親履行陣然後可以為功哉使寇準以此自銜可謂無識之甚者而虛論既成當 情康中亦有謂當如 真宗故事親征者亦有謂今日強弱不可復用親征者 建炎間深入兩浙 紹興初趙鼎回建康而劉豫遁去於是論者真以為前日之所以屢敗者為不親征耳一親征而虜退舍故秦檜二十年之和而或之罪秦檜者非能知其所以不和之說也意在親征而已亮氏之來而 光堯又嘗一出建康雖名為勞師其實亦用

親征也故 陛下初即位亦嘗下勞師親征之詔其後以約和而止夫今日之為謬論者曰父和好也以苟安而已其不以苟安而為正論者問其說則曰親征而已矣嗚呼謀國如是殆矣兵強可也財富可也將能而禽敵可也若此者分畫明紀綱正法度修君臣上下一心同力以致之者也豈親征可以致之哉百不一講而委人主以臨危事曰天子所在兵無不勝善生之虛論未見危於此久而不能變則利害之定形未可決也

待時

何謂待時此今論者所常以為言也夫時有未可而待其至昔之謀國者固皆如此而今之所言待以之

而非也越之報吳也范蠡文種以爲必在二十年之外二十之內勾踐欲不忍其憤而一決則二人者出死力以止之至其成功也果在於二十年之外此豈非所謂待時者邪然二十年之內越人日夜之所爲皆報吳之具也故時未至則不動時至則動而滅吳若二十年之內無所爲而欲待於二十年之外可乎自古兩敵之爭高者修德行政下者蓄力運謀皆有素治之術先定之形然必順其勢而因勢之可爲則勝遠時而求以自爲則敗若此者曰待時可也

陛下二十餘年之間接乎 光堯二十餘年之事聞待時之論而行待時之說然集待時之說轉而爲棄機此羣臣之欺入事而誤 陛下以自寬也亮氏疑

殞北方請命女真亂離其時豈不至邪及 陛下接兵甲而休之玉帛交使由 乾道元年以迄今日不知何時可待而何機可乘乎時若是之久而當待機若是之遠而未可乘則昔之所謂隋唐楚漢多事之時所以奮起而立功名者豈必若是之限默默使少壯至於耆老而終不見邪蓋待時之慮論其誤天下國家審矣臣請決今日之論時自我爲之則不可以有所待也機自我發之則不可以有所乘也不爲則無時矣何待不發則無機矣何乘 陛下姑自爲其時而自待之母使群臣相與 陛下徒玩歲月前者既去後者復來不過如此而已

昔之爲國者兩敵相形而特出 陛下遠者數年而近

者不終日其君臣起而從時每急其迫促而不及時
不患其悠遠而不可待也悠遠而不可待未有甚於
今日也若此者非真有可待之時也乃姑為待待之
說而已

實謀

何謂求今世之實謀今壤地半天下兼三國之吳蜀
以南北之宋齊梁又財利之淵也北方地雖通半計
其賦入十分之二三耳地大財富足以自為也然而
五六十不足以為而聽所為於唐者則有故焉
蓋自昔之所患者財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
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
度疏闊也而今以密為累自昔之所患者紀綱分雜
也而今以專為累姑請言四事之最急者今天下之
財其為縉錢者恭寧惟貨以二千四百萬矣經總制
以千五百萬矣上供和買折帛以千餘萬矣又別計
四川之錢引以三千三百餘萬矣古無有也不特古
無有也 宣和以前無有也是財多也而用之亦如
是其多今略計戶部之經費為千五百餘萬此祖宗
盛時一倍之用也至於以六千餘萬供四屯駐之兵
此開闢以來所未有也故財以多為累而至於竭今
天下之兵惟其在內之三衙名曰宿衛京師是其雖
可議而猶不可廢也四屯駐之大軍何其多也諸州
之廂兵禁兵士兵又有小小控扼所屯之兵併兵之
數亦且百萬亦古所無有也雖然大則歷數十歲與

虜人和親而不敢闖一日之兵也小則草竊窮寇數百人忽發而不能制又古所未見也故兵以多爲累而至於弱本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極一世之人志慮之所周決忽得一智自以爲甚奇而法固已備之矣是法之密也雖然人之才不獲盡人之志不獲伸昏然悅首一聽於法度而事功日隳風俗日壞貧民愈無告姦人愈得志此上下之所同患而臣不敢誣也故法度以密爲累而治道不舉自今邊徼犬牙萬里之遠皆自上制命一郡之內兵一官也財一官也彼監此臨互有統屬各有司存推之一路猶是也故萬里之遠頓伸動息上皆知之是紀綱之專也雖然無所分畫則無所寄任

天下茫茫焉而已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群臣不與也夫萬里之遠皆上所制命則上誠利矣百年之憂一朝之患皆上所獨當而其害如之何此夷狄所以憑陵而莫禦讎耻所以最甚而莫報也故紀綱以專爲患而至於國威不立陛下雖朝思夕慮薄滋味遠聲色執權明道欲有所爲而終不可爲者四事之累也然則奈何財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總領爲戶部之害經制折帛錢爲諸州之害板帳月椿爲諸縣之害則不可以不更也兵以多爲累則莫若少之故四屯駐之大軍耗總領之財計廟禁土兵耗諸州縣之財計則不可以不更也法度以密爲累則莫若疎之故兵財民政分任而不一者不

可以不更也紀綱以專為累則莫若分之故四邊無所付外無郭郭則內無堂堂故處不可以守出不可以取者不可以不更也更之則慰民心蘇民力解纏起固興滯補弊則一二年之間可以抗首出北而取燕之慮在掌握矣然非先盡其害則不能得其利害盡去則利見矣故四者之害又當條列而言之於後使知害者盡則去害者果去害誠果則有可言之利矣故言其所以為利者又在於四害之後也

財總論一

財用今日大事也必盡究其本末而後可以措於政事欲盡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財用之本末蓋考古雖若無益而不能知古則不能知今故也夫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而今世乃以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說安從出哉蓋自舜禹始有貢賦之法以會計天下之諸侯比於堯嚳以前為密矣今禹貢之所載是也然總結米粟不及於五百里之外九州之貢入較於今世乃充庭之儀品蓋千百之一二耳周公之為周治其財用視舜禹為已詳然王畿千里之外法或不及千里之內猶不盡取蓋三代之所取者正天下之疆理而借民力以治公田為其無以阜通流轉則作幣鑄金以權之當是之時不聞其以財少為患而以財多為功也雖然此其事遠矣鹽筴末利起自春秋魯之中世田始有稅然諸侯各以其國自足而無煎熬逼迫之憂蓋漢興文景

之盛而天下之財不以入關中人主不租稅天下而諸侯若無人者亦不租稅其國光武明章未聞其以財少自困而中年常更盜賊夷狄之難內外征討亦不大屈惟秦始皇暴有頭會箕歛之譏漢武帝奢侈有均輸徭筭之政而西園聚錢大鬻天下之官爵必致之盡兩漢雖不足以言三代而其以財為病非若今世也雖然此其事遠矣分為三國裂為南北無歲不戰無時少安且其運祚迫促是禍變繁興至於調度供億猶曰有序而亦豈若今日之貧窘漏底哉此皆具載用書可即而見者雖然此其事遠矣隋最富而亡唐最貧而與唐之取民以租以庸以調過此無取也而唐之武功最多關地最廣用兵最久師行最勝此其事差近而可言矣致唐之治有唐之勝其不待財多而能之也決矣然則其所以有若唐者非以財少為患也故財之多少有無非古人為國之所患所患者謀慮取捨定計數必治功之間耳非如今世以一財之不足而百慮盡廢奉頭竭蹙以較鎰銖譬若惰夫淺人劫劫徒知事其口腹而已者也而財少為患之最大而不可整救其說猶出於唐之中世盛於本朝之承平而極甚乃至於今日其為國之名物采章精神威望一切消耗內之所以取悅其民外之所以示武於敵者一切無有習為寬緩迂遠之常說以文其無用而盡力於苟且督迫鞭撻疲民舞役小吏而謂之有能 陛下回顧而加聖慮必有大不

可安者故臣以為不究 今日財之本末循而至於本朝以去其錯繆而不合於常經者則無以知財之多少有無不足為國家之患此而不知則天下之人計皆不可得而領論而况望其有所設行以必成效哉

財總論二

唐末藩鎮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歛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之制諸鎮以執其財用之權為最急既而儲偽次第平一諸節度伸縮惟命遂強主威以去其尾大之患者財在上也至於太宗真宗之初用度自給而猶不間以財為惠及祥符天禧以後內之蓄藏稍已空盡而仁宗景祐明道天災流

行繼而西車燕興五六年不能定者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當是時也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取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精悍駟僧之吏亦深自藏抑不敢奮頭角以裒歛為事雖然極夫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焦勞苦議爭益茗推貨之間而未得也是以熙寧新政重司農之任更常平之法排兼并專歛散興利之臣四出候望而市肆之會關津之要微至於小商賤隸十百之獲皆有以征之蓋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寧元豐其借先王以為說而奉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

以來蔡京專國柄託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
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
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知足以廣樂
百侈並闕不幸黨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
於蔡京策畫之所不及者加以平方臘則加歛於東
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
痛然後靖康之難作矣方大元帥建府於河北而
張懋任饋餉之責鹽錢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
黃潛善呂頤浩彙夢得之流汲汲乎皆以權貨自營
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况乎大將殖私軍食自劑
無復有統轉運所至剗削攫拏朝廷科降大書文
移守令丞佐持巨枝將五百追捉卿尹號痛無告誠

貪之人又因之以爲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
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自古以
來莫公爲甚而財之乏少不繼亦莫今爲甚也自是
以後幸已之役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言賦歛轉增既增
之後不可復減嘗試以祖宗之盛時所入之財
比於漢唐之盛時一再倍於熙寧元豐以後隨
處之封樁役錢之寬剝青苗之倍息比治平以前
數倍而蔡京變鈔法以後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
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其大半不可鈎考然要之渡
江以至於今其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是自
有天地而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益
困益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夫計治

道之興廢而不計財用之多少此善爲國者也古者財愈少而愈治今者財愈多而愈不治古者財愈少而有餘今者財愈多而不足然則善爲國者將從其少而治之且有餘乎多而不治且不足乎而况於多者乎而少者逸豈惡逸喜勞而至是哉故臣請論今日財之四患一曰經總制錢之患二曰折帛之患三曰和買之患四曰茶鹽之患四患去則財少財少則有餘有餘則逸以之求治朝令而夕改矣

何謂經總制錢之患昔李憲經始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亦曰經制蓋其所措畫以足一方之用而已非今之所謂經制也方臘既平東甬殘破郡縣事須興復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

用諸路財計其時所在艱窘無以救急故減役錢除頭子賣糟酵以相補足 靖康召募勤王兵翁奇國以知江寧兼總制強括民財以數百萬計已散者視若沙泥未用者弃之溝壑維揚駐紮國用益困呂頤浩乘夢得實總財事四顧無策於是議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征商雖重未有能強之而使販賣酒雖貴未有能強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而可供猝迫之用夢得號爲士人而其言若此蓋辨目前者不暇及遠亦無恠也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爲戶部外則爲轉運使不計前後動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軍興遞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俊相繼督師悉

用取給而孟吏以執政之重當總制之名者戶長壯
丁錢始行起發役法由此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
十計州之趨辦本不過數條瓜割茶布皆以分隸一
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
弄屬官倦於催發酒有柳運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
本柄虧折官本茶有秤頭節息油阜醫商商稅有增
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剩得產有勘合與買有牙契
至於後也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勝也
幾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
之多也以貫計者至於千七百萬凡今截取以昇總
領所之外戶部經常之用十八出於經總制錢士方
其入仕執筆茫然莫知所謂老胥猾吏從旁而嗤之

上之取財其多名若是於是州縣之所以誅求者江
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印板帳其名尤繁其籍尤雜
上下焦然役後以度日月者五十年於此向之學士
大夫猶有知其不善嘆息而不能拯今之新進後出
者有智者矜有力者奮視兩稅爲何物而况遠及先
王貢賦之法乎臣嘗計之自王安石始正言財利其
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度免引茶
場水磨之額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
厚可謂刻薄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錢幣誘賺商旅
以盜賊之道利其財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
落貫陌飲人以不貲之酒其患如無德制之甚者蓋
王安石之法桑洪羊劉晏之所不道也蔡京之法又

安石之所不道而總制之爲錢之難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矣至其急迫皇駭無所措其手足則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又以遺後人如秦檜權枝劫脅一世而出其上及其取於奔餘瑣屑之間以爲國命者是何其無恥之至是也哉故經總制錢不除一則人才日衰二則生民日困三則國用日乏 陛下誠有意於惠天下以圖興復以報仇怨按才養民以振國用在一出令而已

何謂人才日衰 本朝人才所以衰弱不逮古人者直以文法繁密每事必守程度按故例一出意則爲妄作矣當其風俗之成名節之厲猶知利之不當言財之不當取蓋處而學與出而仕者雖不能合而循

未甚離也今也不然其平居道前古語仁義性與天道者特雅好耳持美觀耳特科舉之餘習耳一日爲吏簿書期會迫之於前而操切無義之術用矣曰彼學也此政也學與政判然爲二縣則以板帳月椿無失乎郡之經常爲無罪郡則以經總制無失乎戶部之經費爲有能而已矣夫置守令監司以寄之人民社稷其所任必有六乎此者而今也推是術以往風流日散名節日壞求還 祖宗盛時豈復可得是則人才日衰者經總制錢使之也

何謂生民日困浴吏小人之說必曰經總制錢者朝廷所以取州縣之奔餘而板帳月椿各自以力趨辦其於民固未嘗明加之賦歛也羸縮多少惟人而

已臣請以事驗之知知州民尚遠而知縣去民最近者也月椿板帳多至萬餘緡少者猶不下數千緡昔之所謂窠名者強加之名而已今已失之所以通融收篋者用十數爪牙吏百計罔民日月消削蓋昔之號為壯縣富州者今所在皆不復可舉手今之所謂富人者皆以其智足以兼并與縣官抗衡及衣冠勢力之家在耳若夫齊民中產衣食僅足昔可以耕織自營者今皆轉徙為盜賊凍餒矣若經總制錢不除州縣破壞生民之困未有已也

何謂國用日乏今歲得緡錢千五百萬昔三代漢唐不能進焉所以裕國也而何乏之敢言陛下知夫傳者乎其聚為孤注與不博而丐其贏之一二者皆其本先竭者也為國有大計自始至未必有品節條章豈有左右望而羅其細碎不收之物且均之為朝廷出納也又從而刻削其頭子賣酒取數倍之息若此者猶可以為國乎彼國不貧宜不至此既至此矣何以能富故經總制不除則取之雖多歛之雖急而國用之乏終不可救也今欲變而通之莫若先削額之半正其窠名之不當取者罷之然後令州縣無敢為板帳月椿以困民黜其胥吏刻削之不可訓誑者而校用惻怛愛民之人使州牧牧養之政其次罷和買其次罷折帛最後議茶鹽而寬減之若此則人才不衰生民不困矣夫財用之所以至此兵多吏之也財與兵相為變通則兵數少而兵政舉若此則

國用不乏矣 陛下豈有愛於多財多兵哉直未得其所以去之之道耳一舉而天下定王業之所由始也何謂和買之患經總制錢之爲患也自州縣而後至於民民猶怨州縣而後及於 朝廷和買則正取之民而已國以二稅爲常賦也豈惟使經用有不足於二稅之內而復有所求哉經用不足則大正其名實可也承平以前和買之患尚少民有以乏之錢而須賣官有以先期而便民今也舉昔日和買之數委之於民使與夏稅並輸民自家力錢之外浮財營運生生之具悉從折計且若此者上下皆明知其不義獨困於無策而莫之敢蠲耳 陛下斷然出命以號天下曰自今並罷和買取和買之爲上供者所用紬絹惟軍衣未可裁損其他官禁官吏時節支賜格令之所應與者一切不治可也和買既能取民之明正義聲暢於四海矣

何謂折帛之患支移折變昔者之弊事固多矣而今莫甚於折帛折帛之始以兵興絹價太踊至十餘千而 朝廷又方乏用於是計臣始創爲折帛其說曰寬民而利公其後絹價即平而民之所納折帛錢三倍於本色既有夏稅折帛又有和買折帛且本以有所不足於夏稅而和買以足之今乃使二者均折於事何名而取何義乎其取無義平居自治其國且不可而况有大於天下者乎雖然折帛之爲錢多矣所資此以待用者廣矣 陛下必鈞考其凡

目而後可以有所是正若經總制不減和買折帛不
罷舍目睫之近而游視於八荒此方召不能爲將良
平不能爲謀者也

何謂茶鹽之患推之太甚利之太深刑之太重此其
事已在於建炎紹興之先今用度既繁經制未
能一一復古減經總制罷和買折帛而捨茶鹽則無
以立國故最在後雖然推之不寬取利不輕制刑不
省亦終不可以爲政於天下使措諸事有緒二三年
之後臣請言之

治勢

欲治天下而不見其勢天下不可治矣昔之論治天
下者以爲三代之時其君各有所尚夏之忠商之質
周之文數百年而不變其後周之失弱秦之失強故
忠質文相代若循環而無窮而或者又曰弱之失在
於惠也則莫若濟之以威強之失在於威也則莫若
反之以惠惠止於賞威止於刑故賞不至於濫而無
所勸刑不至於玩而無所懼蓋其意以爲治天下之
勢無出於此矣夫一弛一張者弓也而弄之能不與
焉虛而欲滿而覆者器也而傾之巧不與焉故三代
非忠質文之尚而周秦無強弱之失治天下者姑舍
是乎古之人君若堯舜禹湯文武漢之高祖光武唐
之太宗此其人皆能以一身爲天下之勢雖其功德
有厚薄治效有淺深而要以爲天下之勢在已不在
物夫在已不在物則天下之事惟其所爲而莫或制

其後導水土通山澤作舟車剡兵刃立天地之道而
列仁義禮樂刑罰慶賞以紀綱天下之民至於賓餞
日月秩序寒暑而禽獸草木之類不能逃於運化之
外此皆上世之所未有而聖人自爲之者也及其後
世天下之勢在物而不在已故其勢之至也湯湯然
而莫能遏反舉人君威福之柄以佐其鋒至其去也
不能止而國家隨之以亡夫不能以一身爲天下之
勢而用區區之刑賞以就天下之勢而求安其身者
臣未見其可也蓋天下之勢有在於外戚者矣呂霍
上官非不可以監也而王氏卒以亡漢有在於權臣
者矣漢之曹氏魏之司馬氏至於江南之齊梁皆親
見其篡奪之禍習以其天下與人而不恠而其甚也
宦官之微匹夫之奮呼士卒之擅命而天下之勢無
不在焉若夫五胡之亂西晉之傾覆此其患特起於
公卿子弟里巷書生游談聚論沈酒淫佚而已而天
地爲之分裂者數十世嗚呼勢在天下而人君以其
身求容焉猶豫反側而不能以自定其或在於宦官
或在於士卒而舉威福之柄以盡寄之者此甚可嘆
也臣嘗恠唐末五代之衰皆以列校之甲易置人主
如反掌之易而周世宗一日臨大位比威契丹南服
李璟法度脩舉文武並用 太祖皇帝踐祚十年之
間不耀兵甲俘取僭偽之君若拾遺而天下爲一身
致太平爲子孫萬世之計向之衰敗圯缺者二百餘
年英武之君忠智之臣固回收拾不能什一而壽王

幼主俯首服從相顧憤發以至流涕痛哭莫敢誰何者一朝翕然皆在把握之內何其速也此無他能以其身為天下之勢則天下之勢亦環向而從已其必然而無疑者矣且均是人也而何以相使均是好惡利欲也而何以相治智者豈不能自謀勇者豈不能自衛一人刑而天下何必畏一人賞而天下何必慕而刑賞生殺豈以吾能為之而足以制天下者雖然鳥高飛於重雲之上魚深游於渚淵之下而皆不免有鼎俎之憂天下之人所以奔走後先維附絜絡而不故自奔者誠以勢之所在也故夫勢者天下之至神也合則治離則亂張則盛弛則衰續則存絕則亡臣嘗攷之載籍自有天地以來其合離張弛絕續之變凡幾見矣知其勢而以一身為之此治天下之大原也

財計上

理財與聚斂異今之言理財者聚斂而已矣非獨今之言理財者也自周衰而其義失以為取諸民而共上用故謂之理財而其善者則取之巧而民不知上有餘而下不困斯其為理財而已矣故君子避理財之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夫君子不知其義而徒有仁義之意以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為小人無仁義之意而有聚斂之資雖非有益於已而務以多取為悅是故當之而不辭執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為不能也故舉天下之大計屬之小人

雖明知其負天下之不義而莫之卹以爲是固當然而不疑也嗚呼使君子避理財之名小人執理財之權而上之任用亦出於小人而無愧民之受病國之受謗何時而已夫聚天下之人則不可以無衣食之具或此有而彼亡或此多而彼寡或不求則伏而不見或無節則散而莫收或消削而浸微或少竭而不繼或其源雖在而浚導之無法則其流壅遏而不行是故以天下之財與天下共理之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財而爲聖君賢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充足而不匱矣後世之論則以小人善理財而聖賢不爲利也聖賢誠不爲利也上下不給而聖賢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爲也此

其所以使小入爲之而無疑歟當 熙寧之大臣慕周公之理財爲市易之司以奪商賈之贏分天下以債而取其什二之息曰此周公泉府之法也天下之爲君子者又從而爭之曰此非周公之法也周公不爲利也其人又從而解之曰此真周公之法也聖人之意六經之書而後世不足以知之以此強笑其解者然而其法行而天下終以大弊故今之君子真以爲聖賢不理財言理財者必小人而後可矣夫泉府之法斂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以其買賣之其賒者祭祀喪紀皆有數而以國服爲之息若此者真周公之所爲也何者富是時天下號爲齊民未有時富者也開閭斂散輕重之權一出於上均之田而使

之耕築之室而使之居衣食之具無不畢舉然而祭
祀喪紀猶有所未足而取於常數之外若是者周公
不予則誰予之將無以充其用而遂予之也則民一
切仰上而其費無名故賒而貸之使以日數償而以
其所販者爲息且其市之不售貨之滯於民用者民
不足於此而上不歛之則爲不仁然則二者之法非
周公誰爲之蓋三代固行之矣 今天下之民不齊
久矣開闔歛散輕重之權不一出於上而富人大賈
分而有之不知其幾千百年也而遽奪之可也嗟其
自利而欲爲國利可乎嗚呼居今之世周公固不行
是法矣夫學周公之法於數千載之後世異時殊不
可行而行之者固不足以理財也謂周公不爲是法
而以聖賢之道不出於理財者是足爲深知周公乎
且使周公爲之固不以自利雖百取而不害而况盡
與之乎然則奈何君子避理財之名苟欲以不言利
爲義坐視小人爲之亦以爲當然而無在也徒使其
後輩感是而議之厲色而爭之然則仁者固如是耶
今天下之財亦可得而略計矣黃帝堯舜以來財之
在天下今其不知取者幾也秦漢之後割取於民後
世日以增益今其棄而不求者幾也天下之遺利天
下之所不知不得而用之者幾也抑猶有上之所未
歛者乎抑已盡歛而不可復加歟然則有民而後有
君有君而後有國有國而後有君與國之用非
民之不以與其上也而不足者何說今之理財者自

理之歟為天下理之歟父有十子園其大明日取其子而不計其後將以富其父歟抑愛其子者必使之與其父歟抑孝其親固將盡因其子歟抑其父固共其子之財歟然則今之開闔歟收輕重之權有餘不足之數可以一辭而決矣奈何以聚歟為理財而其上至於使小人君子以為不當理財而聽其絕而不繼若是者何以為君子哉

財計下

缺

外論一

臣為外論四篇其三篇言今事著其首篇曰為國以義以名以權中國不治夷狄義也中國為中國夷狄為夷狄名也二者為我用故其來寇也斯與之戰其

來服也斯與之接視其所以來而治之者權也中國雖貴夷狄雖賤然而不得其義則不可以治不得其名則不可以守不得其權則不可以應三者并亡譬猶舍舟楫而濟深淵以勇怯為沉浮幸而得濟不可為常不幸溺沒死且及之矣後世之事是也自嚴尤論夷狄以為前世未嘗有上策至唐太宗能擒頡利郡縣諸戎始以嚴尤為非若太宗者所謂上策歟噫亦陋矣以先王之待夷狄何策之可論又况從而區別之與秦漢並稱乎若太宗者又真以為有策則是不能知先王所以待夷狄之意而何自謂上策乎堯舜之時南自淮徐東被青州之境土凡海濱廣斥山谷深袤之地教治所不及者大抵皆夷狄也蓋與中

國錯居又非若後世有嚴狃獯鬻乃在長城之外相
去且數千里而以為難治也堯舜之土地至狹又無
利兵危矢詐謀奇計而夷狄不能侵暴者名義與權
皆得也嗟夫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其有是三者而
已苟捨其所以必勝之具而獨以詐力為用是既已
化為夷狄矣其至於紛紛何足怪乎蓋自戰國並起
三百年之間秦人最為雄小國次第亡滅廣大其地
而為六國秦又滅六國合天下而盡有之又欲兼取
匈奴秦人之暴甚於夷狄矣漢起匹夫親搏天下不
數年而據秦之故地此其為仁義道德足以懷柔其
民者何在柰何冒頓反不能控弦數十萬以憑陵邊
塞入至太原晉陽乎蓋三者自是并亡不復有中國

夷狄之分矣特以地勢相別異耳力強則無師轉餉
深入屠戮如擊取禽獸力弱則俯首屈意出金銀繒
布愛女以壻之亦獨何所愛張良陳平蓋策士而絳
灌之為丞相主國論者故奮挺大呼望塵以食之人
也是亦安能知先王之意哉獨一賈誼知之以為戎
狄召令主上之操天子共貢臣下之休雖然誼於制
患之術淺矣請自為典屬國用三表五餌而繫之若
是者先王待夷狄之意乎真使匈奴不當漢一大縣
此何足治而况本不計強弱者乎夷狄豈苦中國無
信義甘言厚利以相啗說者開兵端志在誅剪然則
中國之不振其失道久矣豈一日之故也世無堯舜
湯武待夷狄之意終不可見無繆矣伊尹終不能

法陳義以佐其君其所誦習以爲笑於天下者蓋書籍之章句耳嗟乎有名義而不能執有權而不能用或伐或和視其勢之強弱而不能定此漢唐之事不足論也是既然矣執之於無所執用之於無所用以和爲與之爲一而天下之人熟於聞見不知其爲中國夷狄之異者此 祖宗之事臣不敢深論也臣之所論者一事自 景德元年與契丹盟更六聖百二十年聘使往來天子親與之揖遜於庭未嘗一日敗盟約也女真本小種落契丹奴役耳不幸天祚失道使得猖狂破取其國天祚以爲與大國義兼兄弟當來後我或遂不復其國則望白溝以南自歸當是時中國以大義之故遣十萬衆制女真使不得逞彼知大國爲之助其勢何遽至此也豈與約並滅其國分取幽國故地以爲功者比乎失此不念遂有今日然則夷狄雖遠而常以信義望中國中國以夷狄爲不義是以不用而不知信義乃所以爲中國者本不以夷狄之無而廢也夫兼考前世成敗之故深思今日致患之本復修先王三者之道則中國之待夷狄固無難矣何必勞神於智計鬪勝於士卒益趨於末而不能反哉故夫若不足聽而決不可易者臣之論是也

外論二

秦漢以來待夷狄者不和親則征伐何也其術盡於此矣和親主辱名卑而民得安征伐有功則主榮名尊而民傷無功則主與民俱傷而有功常少無功常

多是以後世之論是和親者十九夫必知有征伐之
害而後知有和親之利先王未嘗征伐夷狄雖不與
之爲和而亦不與之爲怨是故無以卑吾名而亦無
以喪吾實雖然先王之道不行久矣而今日之請和
尤爲無名夫北虜乃吾仇也非復可以夷狄畜而執
事過計借夷狄之名以撫之夫子弟不能報父兄之
恥反與仇人懷不釋憾之疑遂欲與之結權以自安
可乎往者 紹興行之天下不厭至於廢逐大臣誅
殺名將盡黜異已者空士大夫之列洵洵數歲而後
定一旦虜自敗約始舉不得已之兵以應之天下又
自言復讎爲事暴師淮水之上久未有功宰相仍用
前策建請罷督師撤攻具出東西北道四要郡以與

而復爲和俄而虜又大出天下之心凜然以爲非此言
必不可保然自是疆圉無事又十餘年虎卧在庭其
起無時室中之人不得安也使無弓矢陷窞或不免
走手而搏之以必死爲決猶愈於坐而待其死也若
有弓矣陷窞可也乃畏虎而不敢用何哉嗚呼失吾
所操之具而聽虜之自爲是獨何恃而可也 今天
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矣然而不敢自言於上者畏
用兵之害也其意以爲一絕使罷路則必至於戰而
吾未有以待之故也乃其以爲不可而敢自言於上
者非真知其義之不可也直謀之以自達也非可用
以當虜也故真知其義之不可者皆內愧切莫而不
敢言也真知者不敢言敢言者不足信然則今之所

以待虜益踈略矣。今日之議臣不敢獨以告於上，庶幾執事者皆知之。昔祖宗之世也，內治已定，則所謂求和親之利者為保全宋民計耳。是不俾自屈而力行之可也。今日存亡之憂，不得尚用往事為比。使虜復如辛巳甲申，忽擁大衆以求戰，和固不可。且其崛起暴強，而據吾太平之土壤，已五、六十年矣。如使復為天祚盛極，將亡他人出而有之，和亦不可也。蓋非惟其義之不可，而勢則然矣。昔祖宗之世也，唯其有以容養契丹，使不敢桀傲，則兵可以至於不用。今日之兵，其決不可不用矣。其用有早暮遲速耳。而早暮遲速，又非大相遠也。遠者五、六年，近者三、四年，其尤近者或在朝夕耳。然而執事者畏一戰之故，不敢以告其上，因不復為之慮。幸其事之不在已，引而去之。夫憂在子孫者，偷吾身之不及見焉可也。憂在吾身而有出於數十歲之外者，偷目前之所未及見焉可也。今也無十年之遠，有朝夕之近，是固不可免之急慮也。相顧而終未敢言者，何也？賈誼以為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謂之安。以謂絳灌之徒，今積薪盡為火矣。寢然火之中，不知舊迅於烈焰，以自求免而坐待其灼爛者，是固不必誼之智而後謂之也。以臣計之一戰之可畏也，猶未足畏也。然雖絕使罷路，而臣以為猶未至於遽戰者，蓋求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若此之術，執事者所當思也。夫勝敵固有道，用兵固有法，所當施行者固有次第。

矣執事者猶未敢聞其始而臣安敢詳其終且今之
能言者衆矣不度本末不量淺深而歷數天下之至
計以自衒鬻此其可用者安在夫惟以復仇爲正義
而明和親之決不可爲自此以往庶有可得而論者

外論四缺

水心先生文集卷之四